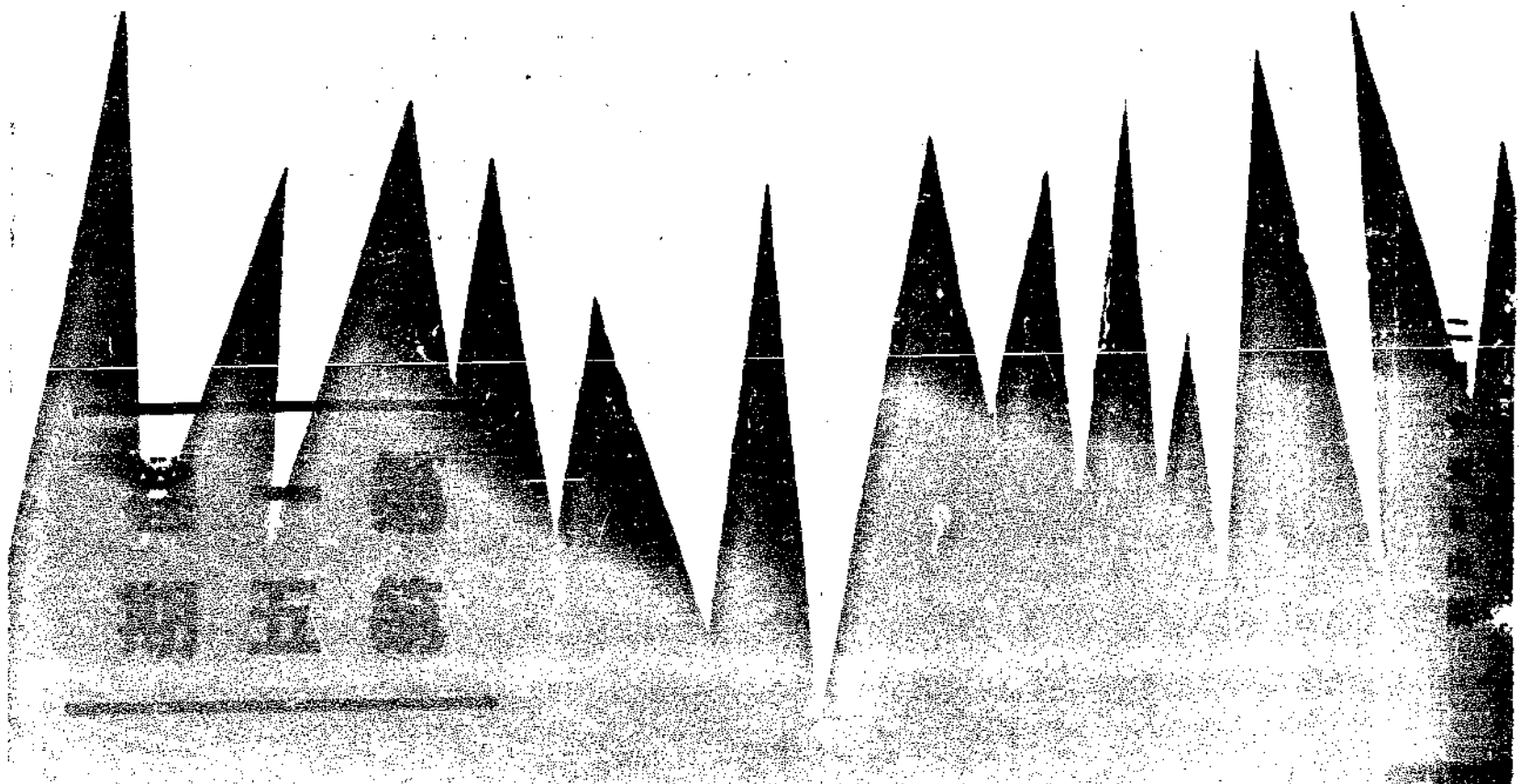


日 盃

刊月文雜：史歷、學哲、藝文



目錄：

短長書

- 一二八 亞 泉 (203)
平市中等學校校長會與救亡運動 若 士 (204)
特別再提出章太炎的救亡路線 汪少白 (205)
新聞檢查 亞 泉 (207)
從毒化談到遊街 汪少白 (208)
介紹一個烏龜型的文學作品 虞 廷 (211)

雜 文

- 課 徐 盈 (213)
孤立與末路 舒 予 (215)
奉迎 王國斌 (216)
魔障 舒 予 (219)

詩 歌

- 青島宣情曲 孟 超 (217)
故鄉 丁 非 (222)

漫 談

- 一九三五年劇壇漫步 宗之的 (221)
中國話劇運動的歧路 唐守愚 (225)
談談態佛西的『過渡』 郭季田 (228)

小 說

- 裸麥餅(彭列譯) P.羅曼諾夫 (230)

學 林

- 墨子哲學 周 金 (259)

新文字專頁

- 現階級的學生運動
和新文字的推廣 木 克 (248)
再論『的』字的寫法 凡 海 (250)

短長書

一二八

亞泉

是一二八的四周年了，看着內外敵人施逞瘋狂，和全國的民衆在刀尖上困苦中過活，真使我們滿腔激憤的熱血在沸騰了。

然而光憑着熱血的沸騰，並不能促使我們踏上自救的路線，除此，我們更需要着對這事件的清楚認識。

一、一二八是中國民族踏上解放之路的第一步。那些英勇的先驅們，看清楚了用自己的武裝力量，不能打開帝國主義層層的箝制和壓迫；他們不但認清了這點，並且確實的以自己的血和肉，揭開了東方的曙光，遺留給我們偉大的啓示和教訓。在東北淪亡，全國瀰漫着不抵抗的呼聲中，這些赤誠的良心，

以偉大的英勇的抗戰，答覆了帝國主義毫無顧忌的侵略，而使出賣民族，放棄領土的無耻之徒，無所逃其醜態。昭示在雙重壓榨下的民衆：不特帝國主義是屠殺我們的劊子手，就是在國內，也有着同樣的人們，幫同着殘害我們；因此而瞭解到求解放的兩重意義和任務。

二、那是鐵一般的事實，和阿比西尼亞所給我們的教訓一樣，用落後的武器，是可以抗戰的；並且絕不是失敗主義的人們所說的「不戰亦亡戰亦亡」那樣，抹殺了「中國唯一的活路祇有抗戰」的真理——那祇是爲「中國沒有抗戰的可能性」的巧妙的說教——祇是有着絕對的勝利的前途的。想使自己的武

器趕上敵人，然後纔能作戰，不特是夢想，更是掩護自己甘心投降的飾詞。中國之沒有資本主義的前途，武器之絕不能趕上敵人，這是要涉及整個世界的經濟政治問題，我們暫且擱置不談；即以現代的戰爭來說，可以知道決定勝利的條件，並不單是武器，最重要的還是依賴於民衆普遍的武裝力量。一個戰爭要是沒有民衆積極的自發的擁護和支持，縱有精銳的武器，也是必歸失敗的。帝國主義的軍隊，和資本主義的一切文化一樣，已經呈現着衰頹，沒落，僵化的現象，而缺乏了創造新戰略的能力；更因了兵士的革命意識的覺醒，在作戰時會發生動搖而不能持久。反之，民衆普遍的武裝力量，却能在堅強的信念下，隨着鬥爭的經驗，而自發的創造新的戰略，以補足武器的缺陷，去獲得必勝的左券。歷史上，叛亂者以落後的武器，取得勝利的事實，不勝枚舉，秦之亡於戍卒，就是一個顯著的例証。一二八的抗戰，更給予我們新的堅強的認識。

三、一向我們持着這樣認誤的見解：以爲中國之所以不被獨佔或瓜分，乃是帝國主義之間的利害矛盾所給我們的恩惠。因此每遇到某一帝國主義的侵略，便虔誠的盼望着別一個帝國主義來干涉；或者更希望甲和乙衝突起來，自己來檢便宜。這正是憑藉國聯來掩飾自己的投降同樣的另一種說法。事實上，九一八以至華北事件，是受着其他帝國主義——至少是英國——的支持的。他們是在進攻蘇聯的共同目的下，以中國爲犧牲，而調和了彼此的矛盾的。真正使我們還能苟延到現在，既不是帝國主義之間矛盾的賜予，更不是統治者治績的恩惠，乃是五四，三一八，五卅……

……以至一二八那些英勇的先驅們，以流在街頭，流在戰場滴滴的血，換來了從民國以來這二十多年的生命。其中尤以一二八的戰爭，以空前的英勇的姿態，挽回了眼見就要滅亡的危機。在陰毒的合謀之封鎖中，居然前仆後繼的支持了三十多天，擊碎了敵人四小時內獲得勝

利的狂言，使敵人受到鉅創，不敢無視中國民衆的力量。

現在已經是一二八的四周年，我們真有無限的感觸和慚愧，四年中我們並沒有繼續的負擔起英勇的先驅們所遺留下來的未竟的任務；目前情勢之惡劣，更有甚於昔日。老是有着別人犧牲，自己檢便宜，無異於直接屠殺的劊子手；

平市中等學校校長會與救亡運動

若士

近半個多月，從各校代表南下聆訓回來以後，平市各中等學校的當局似乎忽然的活躍起來。根據半月以來報紙上所披露的消息：上月二十九日首先由私中聯合會組織了所謂「學生生活指導委員會」，這是爲社會上所知道的在這次救亡運動起來後平市中等學校當局第一個領導學生的組織。隨後三十一日由私中聯合會與國立省立市立各中等學校校長聯席會議中議決組織平市中等學校校長會，這會終於在本月九日召集了成立大會，正式成立了。

況且刀已架在自己的頸子上，也不是那個可以袖手旁觀的時候了。我們祇有把先驅們的血和永生的精神，移植到我們自己身上，進行更廣大普遍的組織和武裝，來爭取民族的解放，和永適的生存。

一·二八·一九三六。

據二月一日世界日報教育界登載：

一月三十一日的聯席會議上，主席報告一月二十九日私中聯合會所通過的四個決議案，其中最關重要的除了組織「學生生活指導委員會」之外，有一條是：『日後凡有學生不服學校之勸導，參加不正當之運動時，則開除其學籍，並由校方通知各會員學校，一概不收留，即一校開除後，等於各校一體開除。』同時在這條決議案產生的前後，我們確由耳聞目見知道有許多青年遭到無情的打擊。——某學校一日間宣佈開除和

勒令休學的有二十幾個學生，又據聞某教會學校通知學生休學的函中有：該生自開學以來，精神恍惚，某種功課竟降至六十七分（？）著即令其休學……等等的話，又某某等校在學生入學時強制填寫志願書（不准參加學生運動），不填不准入學（即開除），又近日河北高中也爲了開除十個學生惹動起整個嚴重的風潮。

前面的那個決議案和以上的種種事實的發生都是偶然的嗎？不，決不，且看在歷史上，「嚴刑峻法」的揭出，必在統治者統治乏力的時候，當那種危機四伏的局面，他們以爲只有如此才可以苟延自己的末運！「治亂邦，用重典」一句醜惡的古訓便是這樣的產生出來了。現在既從這種歷史必然的現象告訴了我們目前開除流行病傳染的真正緣故；並且再從事實中來說明：1. 一二九，一二一六這樣偉大的運動中，各中等學校當局並沒有能切實的站在領導地位；2. 同時各校當局對於民族國家如此非常時期也沒有（或是不敢）表示過什麼明顯的

態度；3. 甚至對於因兩次示威運動而遭受毒打流血犧牲的英勇戰士——他們的學生，也沒有加以熱情的慰撫。——綜合以上三種原因，很可令人惋惜的，平市中等學校大多數的當局已經在偉大的運動中失掉他領導的地位，因此而感覺統治無力是必然的結果，決非偶然的現象。在此時又奉到政府整飭學校的訓令，於是嚴厲制裁的辦法遂實施起來。

我想這種嚴厲制裁的辦法——開除——因爲是基於「青年需要入學校」的一個前提之上的，所以要在幾種條件之下才能發生效力：第一，在學校本身要有使青年非入不可的切實需要，也就是學校要能同時代的需要配合起來；其次，國家的現狀要有使青年安心讀書的環境；再次，且用最淺淺的見解來說，學校要能對青年的生活問題給予確實的保障——畢業不致失業。如果學校裡不能具有這三種基本條件，我想開除的辦法儘管嚴厲到十二萬分，它的效用也就有限了。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

之？」——當局諸公制裁學生之前，是應當預先對於學生有相當正確的估計才好。我覺得平市中等學校當局目前所應當注意的是：——

一、現在大多數的青年已經從實際行動中得到正確的認識了：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末路，國際上殖民地再分制的趨勢；帝國主義透過殖民地統治階層的榨取，和由這二重壓迫把中國大眾陷到困苦流離無天日的地步；一切問題不是孤立着的而是聯繫的；祇有聯合戰線努力奮鬥才能打破這種困苦的局面；覺醒民衆首先發難是知識份子應有的任務……二、反顧政府的教育方針，由「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再變爲「讀書即是救國」；至於由侵略者所造成迫不及待的形勢，是否能夠容許你讀書，自是一問題；所讀的書是否與救國有關，又是一個問題；還有所說的「救國」是否不會變質爲「賣國」又是一個問題——這些問題都姑且不談，實在青年們從自己實踐所得的一切認識中，老早知

這配合時代所需要的力量決不是學校中讀書所能給予的了。換言之：即是那種「和救國割裂為兩件事」、或「有意逃避救國」的「讀書」，已被青年看透了，不會再來上這種麻醉的當。固然，平日也許有些學識兼優的師長，似乎沙漠中的一點綠洲，但在這種教育統系之下，又怎能盡其所長？三、也許有極少數的青年還沒有深切的認識自己的責任之重大和學校教育之不能切合時需，但是誰也都明白所謂「升級」「畢業」絕不是一條出路。由中學而大學，由畢業而出洋，……這條青雲直上的通途，既經事實的證明老早知道牠是條死路；「畢業即是失業」又是今天社會上人所共知習以為常的現象。二十餘年學校教育既不能將青年造成時代前線上的人材，同時也不能給青年找飯碗，固然這兩件事還是有密切的聯系不可分離的。——總之，目前學生之對於學校需要的程度遠不及學校對於學生的需要來得大。這種種情形，除了直接得自一般中學生平日的言論

之外，事實的證明：多少年來中學生成績逐漸的退後，輕視考試，偽造文憑等等，那一件不是表現著學校教育失敗的結果？假設單就為訓練自己而論：恐怕青年對於「開除」也許要認為「解放」吧？不過學生羣衆在這偉大的救亡運動的開始，必要鞏固自己的力量以做擴大

的發展，此時絕對不能放棄自己活動的基本營陣。在這個運動之中既已認清方向，祇有抱了堅決的意志，掃除了途徑上一切的障礙物，然後達到最後成功的目的。不知平市中等學校當局對於這一點考慮過沒有？

一九三六，二月十一日。

特別再提出章太炎的救亡路線

汪少白

對於語言文字學經學諸子學有絕大開發絕大貢獻的章太炎先生，本來是個精通佛學的絕對的唯心論者，在他功名名立年將七十的晚年，自然而然的會走上那「復古運動」的糶扎之途；從表面看來，似乎與現時的規復祀孔整理祭田提倡四維八德等：是互相唱和着的；更使前進的青年們，對他發生不快之感。但是我們應該知道：他的民族意識，是最敏感最堅固最澈底的；同時他那不屈不撓的節操。經過坐牢三年軟禁一年絕食七日種種艱苦，到現在仍舊保持不變

。由於前者，他認識抗戰是民族解放的出路；由於後者，他認識當局某種藉口是摧殘救國運動的工具而敢於揭破牠。

他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電稱：「學生請願，事出公誠。縱有加入共黨者，但問今之主張何如，何論其平素？對此務宜坦懷……」又二十六日發表談話：「學生愛國運動，政府當局，應善為處理，不應貿然加以共產頭銜，武力制止。……」

積極方面，是「但問今之主張何如」，即是說，放棄各黨派意見，聯合成

統一的抗敵戰線。他消極方面，是『對此務宜坦懷』，即是說，不要隨便的或惡意的給人家戴上紅帽子來摧殘這聯合戰線。

上海文化救國會馬相伯先生，是學

貫中西年逾八十的天主教神父，誰都不能想像他會與徹底反宗教的共匪，發生聯系，這和提倡大學孝經論語喪服的唯心論者章太炎先生，不會與徹底反唯心的共匪發生聯系是一樣的。然而我們豫料到當局的不肯『坦懷』，『不應貿然加以』的甚至於『貿然加以』，對於類似救國會的組織，將『予以嚴厲之制裁』：我們感受着豫告暴風雨到來的低氣壓，覺得章太炎先生的意見，當『救國』、『禍國』兩詞可以隨人播弄的現階段，尤有重大的意義。所以不辭『明日黃花』之誚，鄭重的再介紹一遍。

最近又在別的雜誌中讀到他老先生一篇古文——荆母（荆有岩之母）夏太夫人墓志銘，大約也是去年的作品，牠的銘

辭流露着喪權失地的憤慨：

『穀下何爲，陳騶卒以大誰，曰東審推，士女靡不悲。雖悲不悲，是固如遺錐；豈徒如錐，又齧其口，使人不敢遠。……』

譯意是：東邊的藩籬撤毀了，老百姓沒有不悲痛的，『穀下』卻密布軍警，施行戒嚴，用以壓迫羣衆的憤怒。那雖是可悲之事，自然有不悲之人，丟掉東北，在有些人眼中，不過是丟掉一枚小錐子；豈但把牠看作小錐子，還要封

新聞檢查

——讀Edgar Snow 致平津新聞學會函以後——

從報上看到了The New York Sun 的駐平記者Edgar Snow 致平津新聞學會的信。像那樣拋開了狹隘的民族觀念，對我們民族懷着誠摯的同情，而以卓絕的見解，喊叫出真理之呼聲的外籍記者，確是不多見的。尤其在這祇准披露官方消息；報上時常見到經過刪剪後的

鎖一切人的嘴吧，不許說一句話。

這證明他老先生的救亡主張和對於當局的態度，是一貫的而非支節的，是必至的而非偶發的了。因爲這篇墓銘，可以幫助我們對他主張的認識，所以附錄在這里。更從另一方面看：他對於喪權失地的憤慨是大眾的，而表達這憤慨的文字，卻是貴族的，不能不說是他一箇無法避免的矛盾。

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

亞泉

空白與方框，統治者企圖以高壓與收買，箝住一切人的口，抹殺新聞事業的社會意義的時候，這封信的意義，是更加重大了。

他在信裡，不僅提出了廣泛的言論自由的要求，除此以外，他還針對着世界的現狀，用強調的言辭，提出了「反

對獨裁政權」，「鞏固世界和平」鮮明的口號。無疑的，這不但是服務於新聞事業者當前重大的任務，也正是現世界所有的人——除了少數歷史的叛徒，不應逃避的責任。因為「獨裁」足以使民族的力量貧弱，「戰爭」是人類自殘的慘禍，我們必須以最大的力量和信心，來反對和阻止牠。

現世界的情勢，是比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夜更惡劣；也就是說：一切帝國主義者，一切國內的反動統治者的措施，企圖，比從前更殘暴，更慘酷，更毒辣，更荒謬。無限制的擴充軍備，實行掠奪與吞併；任意挑撥，破壞真正的和平；顛倒是非，不要臉的把自己應得的「禍世界」「禍國」的罪名，硬放到求和平求解放的人的身上。——他們唯一的目的，便是想使全人類淪陷於浩劫，以換得自己的寶座的穩固。爲了這些反動工作的順利，爲了掩蔽全世界人的耳目，於是需要脅迫從事於新聞事業者說他們所要欺騙人的話，而走向同一個反

動的道路。新聞檢查制度，便是因而此產生的高壓箝束政策之一。

在這樣嚴重的關頭，要挽回這空前的人類的浩劫，從事於新聞事業者，是應該以筆爲武器，用戰鬥的反抗的精神，突破新聞檢查制度的箝束，拒絕一切污穢的收買，而揭破世界罪惡的根源，以歷史客觀的真實來告訴並啓示讀者的。事實上，我們所看到的消息，莫不是帶着很濃厚的蒙蔽，中傷，惡意的挑撥的成分。若干的人更甘心做暴力的奴隸，瘋狂般爲罪惡說教，以求一己之榮寵。稍有良心的，受到暴力的箝束，雖也有「長此以往，必使報館關門，記者自殺而後已」的憤慨話，然而終於因爲怕像上海晨報似的發言稍一不慎就封門大吉那樣的結局，乃忍受了一切，竭力規避着現實，以求苟延壽命了。

剝奪自由，固然是剝奪者的恥辱；而甘心被剝奪，也正是自己更大的恥辱。我們要堅信：一切的文化與民族的力量，祇有在自由的環境裏始能迅速的進展與成長；同時要堅信：自由不會出之於在上者自動的賜予，而是需要以戰鬥的精神與力量來爭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機四伏，帝國主義的侵略日益瘋狂，統治者的措施完全失却了理性，爲免除這空前的浩劫，是需要準備起全人類以及弱小民族的廣大力量，一以反對第二次的世界大戰，一以抗禦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啓導這種力量的發展，媒介這種力量的團結：便是新聞事業的社會意義。在此，虔誠的希望我們的新聞界，能衝破一切不自由的束縛，真誠的爲民族的，人類的幸福的前途服務。

二·一一·一九三六

從毒化談到遊街

汪少白

去年初冬的某一夜，偶因一時高興

，跟幾位朋友向××街×旅社中新建設

處刑：三，游街示衆，並送感化院；四，罰款九千餘圓；五，從輕開釋。

據報載「開辦賭場烟館白面房之人，認爲情節重大。蓋彼輩托庇特殊勢力，開設燬人爐，罪大惡極，決行嚴懲以儆不肖。其他各處毒窟賭窟，亦將於日內分別抄辦，以期肅清毒氣而維社會風化云。」

據說：「其他各處」，指的是巍然靈光的×旅社；牠受了這次打草驚蛇的影響，不過是暫閉賭窟獨存煙窟而已。這，自然還是一箇神秘之謎。我因爲感受抄辦三大毒窟的威脅，沒有再冒險的勇氣，究竟不能證實×旅社最近的新姿態。

× × × × × × × ×

租界，是帝國主義對於半殖民地的—箇特殊機構，這機構是他們發動政治經濟的剝削掠奪以及挑撥操縱等等的策源地。尤其是東方帝國主義對於我們所實施的最慘酷最陰險的毒化政策，這機構更展開極大的作用和效能。他要擴

充十三處製毒廠——一九〇三年的調查—的出品傾銷，並爲東北六十八萬五千畝

的煙苗——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的所規定的面積，和雲貴川甘綏等爭取華北市場的，實有從半殖民地轉變爲殖民地的必要。這里，本非租界而突然建設起租界型的×旅社，正是由半殖民地變爲殖民地的—箇象徵。同時又據報載：形式的檢查

×社——有人親眼目睹：雙方警憲在×旅社的三三四層樓巡視一遍之後，那無數的燈和槍，又由「少息」而立刻「開火」了，實質的破獲三毒窟，當然都要會同「大××警憲」和衷辦理的：這是說明了甚麼？當然是不言而喻的了。然而他們從承認「既成事實」承認「協定」之後，口口聲聲說是「保持領土和主權的完整」。

當然，法律是政治的工具。而「特殊勢力」之下的政治，又是××主義者的工具。我們在上面已經把×旅社的政治意義說明了。我們暫時閉眼不管，姑且站在「領土主權的完整」的面具之下

，來談談破獲三毒窟處罰六百人的法律問題：

三毒窟的嫌疑人犯，不歸普通司法機關管轄，理由是否充足？

「其他各處毒窟賭窟，亦將於日內分別抄辦」，「其他」究竟還有幾處？何以要等到「亦將」？「日內」究竟是甚麼期限？我們希望從速。

「罪大惡極」的「不肖」，已槍決了五人，「亦將於日內分別抄辦」的那些「罪大惡極」的「不肖」，似乎不應輕輕放過。

出不起罰金的人，當然是貧無立錐的可憐人；但是他一樣有親戚，有朋友，要臉皮，尤其要飯碗。似乎不能因爲他無錢而給予他一種終身不可磨滅的侮辱，不能因爲他無錢而剝奪他約法所付與的應當享受的自由。自然，犯法應受法律的制裁，不問他是有錢和無錢。我們所要問的是：「游街示衆三日」，是適用大中華民國刑律第幾條？

九·一·一九三六。

介紹一篇烏龜型的文學作品

虞廷

學如不及說

王孝元

學求有得，先以如不及狀其心焉。夫學而有得，固有過之無不及也。而如不及者，其心非求有得乎？且今人之學古人者，每曰古人不可及，古今人何遽不相及哉？願以古人為難及者？必無勤學之志，而以古人為易及者，亦無好學之心，學古有獲乎？試為不懈而及於古者，默繪一敏皇之象，古人雖導以先路，今人莫步其後塵矣。（錄自二月八日北平時言報副刊『鐘聲』）

我想讀盡且這類刊物的前進青年們，也許不明瞭這裏所剪貼的文字是種甚麼東西吧。那就是創始於宋盛極於明清朝廷用以取士的所謂八股文啊！頭兩句叫做破題，次四句叫做承題，次一段叫做起講；起講之後，還有提比中比束比等：才算作一個整篇，在清代的功令，是不許超過七百字的。這里所剪貼的，

不過是八股中的低級濫調，那起講的結構，當時也名為烏龜格，因為中間排耦的四句，像四隻腳，前後段像一頭一尾；這是「名家」「大家」所看不起的。然而照這程度，考取一名秀才似乎是頗有希望的了。

我不知道王孝元是死人，是活人，是筆名，是真名，是抄襲，是創作，是要稿費，是盡義務；我更不知道時言報鐘聲編輯者知道不知道這是篇甚麼玩意兒；尤其不知道他採用這篇文章是甚麼意義；尤其其不知道他不知道當編輯的對於讀者是擔負了甚麼責任。

在烏煙瘴氣的一個側面的無聊的新聞紙或定期刊物中，這類的奇跡，也許令人發生美不勝收之感。然而我們以為這些奇跡的顯示，是有牠的重大意味的；即是說，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亦名為統治者，已經取得政權並想把持政

權和加緊剝削的時候，他所最懼怕的，是：被統治者對於社會結構政權形式剝削關係等等的澈底認識；尤其是半殖民地的所謂『主權』者，為掩護自己的醜惡起見，不得不用種種麻醉的說教式的說素，作為壓迫大眾的工具。更加上，他們渴望永久把持着既得的政權，正好利用適合於中上階層的心理的『保守』『復古』等口號；又模胡影響的意識到『五千年文明古國』和『德意志高於一切』是有同等的意義；於是把『舊道德』和『新生活』撮合起來，就形成了一種反民主反科學反大眾的思想統制。這里，自然有好些封建餘孽帝制遺老失意軍閥無聊政客等，不問他是在朝或在野，在某種立場上，有意無意的和他們結成精神上攻守同盟的友軍。這一意德奧羅基，反映到新聞紙上——專就北平的小報而論，就表現出這種近於奇跡的必然形態來。

原來北平某報的文苑雜俎欄，向來是某種名流的園地，比方樊樊山易實甫梁卓如林宰平王叔衡孫師鄭等的『東坡

生日』『亭林生日』『上巳修楔』等等雅集的唱和，是不時登載的。可是一代不如一代，名流多數死去，只剩下些左文襄張文襄梁鼎芬陳寶琛所作的晚聯春聯等，由陳慎言搬出來支撐着傳統的某種門面。可憐以毛三爺出名的某小報，爬不上高枝，只得找到厲南溪張醉丐林實馨等，和老宣王柱宇一同登臺，湊成一場雜耍。更可憐的像這種小報，連毛三爺型的名流也找不着，那只好照顧到王孝元先生的『學如不及說』了。

這一事實，說明了『復古』『迷信』『帝制』『科舉』種種潛伏意識的抬頭，是與當局思想統制的政策互相維持互適應着的，同時也說明了那些法寶，已經到了運用不靈將近崩潰的沒落階段了。愛講新文學的回頭做舊詩，每每弄出『對仗不工』『失粘』『落韻』的毛病；發布一箇通電或命令，想要仿效舊式的四六句，結果是『牛頭不對馬嘴』，看着不順眼，念着不入調，最時髦的新生活，偏要編製頌發新生活的舊春聯，做

成似對非對似通非通似古典非古典的東西，祇叫人看了難免有哭笑不得之感；這跟北平小報登載王孝元先生的『學如不及說』，作成一箇很有趣味的對比。蓋且創刊號汪少白先生的『毒品化的瘋話』中，有如下的一段：

『當武器批判代替了言論自由的時候，這問題尤有重大意義：即是，與自然科學同樣重要的社會科學，往往被看作洪水猛獸一樣的對象，竟有因『同姓』的嫌疑，而誤傷及馬眉叔先生的著作的。這里就有些反科學的反民主的東西，隨着主導的勢力而乘時高漲。那些荒謬絕倫的煌煌大著：卻享受着言論自由的『天賦人權』而橫行一世。這里，不問他們口頭是怎樣崇拜科學，只須把『不平等待遇』的情形比照一下，我們就可以恍然大悟了。所以那些出台的小丑，固然要觀衆的歡迎，同時也由於後台老板的精神援助。』

是的，毛三爺與烏龜起講是同樣有精神上的後台老板的。

南邊的畫報和小報，專爲胡蝶徐來等作起片注，這是憧憬著新興的歐美資本主義的一種摹倣，北邊的小報，不時的拾出陳太傅張翰林盛尚書傅總長林年伯先文烈公種種頭銜，這是憧憬着舊有的封建意識的一種表現；這兩類型結合成整個的半殖民地意識形態的反映，並適合於一般中階層的胃口，而給與讀者以抽鴉片打嗎啡的同等作用。

我們又看到幾種天津出版的畫報——如風月畫報之類，頗有些用鴛鴦蝴蝶式的文言，公開的描寫某旅館某妓館中的男女之事，如『×鏡子』『牀×』『×水』『×聲浪語』等，足與金瓶梅媲美。然而他們享受着『言論自由的保障』，並且得到『洛陽紙貴』的名利雙收的好處。反之，假如你是報告一件真實新聞，或者不得已吐露出幾句良心的話，最便宜的是給你一箇『空白』，甚至於扣留停刊逮捕坐監等。

我們自然沒有掃盪烏龜型文學作品及一切毒品化的刊物的權力，但是不能不分析他，揭穿他；我們自然無權禁止他們販賣毒物，但是不能不勸告一切人們應該帶上防毒面具。

課

徐盈

——憶一九二六年——

「舉手！」

梁先生自己舉起左手，他面對着我們十一個，他的眼睛在大框眼鏡裡射出光芒，他的枯黃的瘦臉頰上激奮地起了兩塊緋紅。

十一隻手舉起來，十一顆心開始沸騰了。

「我們……爲了……願意……犧牲……」

大個張引導着讀誓詞。

「我們……爲了……願意……犧牲……」

十種不同的音調奏着發顫的調子。

梁先生大理石像似的立着。

「如果……背叛……最嚴……懲罰……」

太陽底下那有黑暗，十一顆心裡從沒有想到什麼叫做背

叛！

「如果……背叛……最嚴……懲罰……」

最末一句讀完了，大家沉重地吐一口氣，雖然我們的眼睛在放着光明，可是四周的黑暗，四周的風聲，空房裡的破窗紙響……使我們懂得環境是怎樣。我們下了決心，我們永遠向時代清算。

梁先生，溫和地分發着「宣傳大綱」，逐一的握手，他親熱地好像要吞了我們似的叫着：

「同志！」

耶穌的神像下面，我們上着課。

梁先生一隻手拿着聖經，一隻手戟指着，好像空氣裡就有我們的敵人！

「帝國主義……」

我們的心被攝在一起，憤恨同憤恨，喜歡同喜歡。梁先生瘋了似的，激奮地在撕着世界上不合理的事情的外皮。

可是，聽到了輕微的脚步響。

門邊的守衛推開門，問聲：

「誰？」

十一個人同時立起來，我們唱：

「大哉聖哉，耶穌之名，天使都將首俯，

「奉獻帝冕，極其光榮，稱伊萬有之主，

「……………」

兩個便衣隊，五名制服警，立在頂頭的「篤禮崇義」下面，他們左右有「六合同道」「萬流歸宗」兩聯句。他們看我們，看看梁先生。

他們那時候還幼稚，還禮貌，我們唱得聲響入雲，他們互相看看，沒有辦法。眉頭皺起來。

我們唱到「異邦罪人，念主在先，」他們出去了。

「現在，接着，帝國主義……………」

又是帝國主義！

逃過了車站的檢查，大個張替我僱了一輛馬車，好把全部宣傳品運進城去。

東三本，西四本的聚起來，居然裝了滿滿地一手提箱。

進城去，還有一個關口，就是城門。

這一關口能不能進去，完全在於一個人的機會。

前面就是那個城門，城門樓上長着茂草，城門洞裏行人

如毛，我的心，開始惴惴着。

我前面的一輛車子停着了。

等着吧。

（那時候的法律：亂黨是用大刀梟首的！）

我看到全幅武裝的一位弟兄走到我的車前，他拉開車門，走進車箱，我便把手提箱的柄握在手裏，我預備聽他的處理。這時候，心裏很坦然。

他和我並坐在一起。

檢查軍警和他打招呼：

「進城嗎。給我帶半斤茶葉……………」

車子進了城，到鬧市，他下車，他給我敬禮道謝。走了我的小箱子，哈，我高興極了。

在戰鬥中生活的人，要鍛鍊一切技術。

「我要不是常跳電車，」小李說，「能够保得着這條性命嗎？」

坐上火車，小李被解到××去。

「老鄉，」小李對着兩位河南老鄉說「人在車上，手脚可以鬆鬆了吧！」

老鄉是中國好人，老鄉是塊豆付心的純鋼。小李於是被鬆了手脚。

車在上坡。上坡時候的速度怎樣？

小李說，這次是懇求：

「老鄉，你壓着我去一躡茅房？」

老鄉是中國的好人，於是陪着去。

茅房裡不能有兩個人同時方便，「老鄉」只好在外面候着。

「他候到什麼時候我就知道了！」

小李笑笑，他是從車窗裡跳出來的，他又獲得了自由。

「課」是多的，你要「上」，「上」不完。

一九三六年初記。

孤立與末路

舒予

螻蛄尚且貪生，何況是人。

貪生的慾念過於急切，因而慌不擇路，竄向死滅之道的，却也是常有的事。那應當是爲了不瞭解生的意義的緣故。

人是可以從整個社會的有機體裡隔離起來看的嗎？也許可以如此看法，但那祇是屬於我們以前一個時代的；我們應當以人作爲有機體的細胞來理解的；細胞脫離了有機體而獨自生存的奇蹟，至今我們沒有發現過，我們也不能相信。

舊時代的寵兒——那些無眼睛無腦子的人們，却想應用着他有機必投無孔不入的哲學，作那沒有指南針的航海的夢想，以攫取曇花一現的幸運；這荒唐的雄圖，已足夠說明他們找不到歸宿的命運了。

他們自己不會相信這個，像臨終的人不相信自己會死，

還想買口壽材來沖沖喜一樣。

在牛角尖裡，不會看見什麼，也不會聽見什麼；抱住空幻的幸運，覺得自己已經爬上喜瑪拉耶的高峯；假如有人拖他出來，走向光明的大道，他一定以爲你害了他，把他一向「鑽」的工夫棄擲了。「工夫」確是有的，那便是他早已把人性 and 理性扔開了。

如果有機會，他們每個都想做孤島之王——其實並不是理想中的魯濱生，乃是歷史上的獨夫紂；然而因了出身的不同，却把他們之間分成若干等級：有的是做了孤島之王，有的是當了狗腿，有的當了狗毛，有的更不幸的當着狗毛茸茸中的狗蠅。雖然地位各自不同，一般看來，是具有共同之點的：那便是以個人或少數人敵對着羣衆，爭先恐後的以屠殺羣衆的血手向惡魔獻功，來求地位的遷升。

便爲着這個，他們不敢以自已醜惡的靈魂和羣衆見面，像鬼怪怕見太陽一樣；這些祇敢在漆黑的夜裡逞着威風的精靈，當紅日揭開了夜幕，光明普照着大地的時候，總會無從逃避的。那時候，就是「獨夫」的末日。

有時，他們也懷着戰慄的惶懼，咀嚼着孤立的苦悶。幾乎到了神經錯亂的程度，祇要見着一個人，就會感到自身生命的危險，甚至連侍衛自己的人都不敢信任，想着：「不知道什麼時候，自己便要成爲復仇的對象而遭遇到慘殺了！」白天穿上的避彈的彈簧軟甲，到晚上也不敢脫掉；安樂宮的

睡夢未安，已籌想到北返時需要人來保護自己的安全。一走上這條死路，再沒有機會在光天化日之下，隨着群的生的路線，領略潑刺的生的意趣了。然而這並不能促起他們改悔的自覺，正相反，他們變得更瘋狂，更神經錯亂，更沒有理性和人性，用閃爍着賊光的眼搜尋着時機，企圖以瘦弱的胳膊，來抗拒時代前進的巨輪。在臨終的人，是不會覺得這是迴光反照的。

其實，對於自己生命安全的慄慄危懼，是有些過慮的。向個人狙擊的英雄行爲，不會重見於今日。時代之鞭，已把世界劃成兩個絕不相同的營壘。零星的償還歷史的債券，失了成效，況且那也是過於麻煩的事。現在是到達這樣一個尖銳的程度，要根本的全盤的清算了。因此，請求脆弱的保護，大可不必；爲了保護自己，而捕去二十個同學（註），也不要高興；就是穿比鋼鐵再堅固的軟甲也沒有用。多少還可以苟延些時候吧！然而世界上千萬萬的人都已爲你們預備好了墳墓，在夜幕沒有揭開以前，應該準備了，準備將血腥的雙手所負的債，以自己污穢的血來償付。

二·三·一九三六·

（註）天津北洋工學院發現指派赴京代表存校之什物被焚燬情事，當局爲遵守中央法令盡保護赴京代表之責，將認爲嫌疑犯之二十個學生逮捕。事見二月三日世界日報。

奉迎

王國斌

「官不修衙，客不修店。」這話倒有八成真，通常除了所謂模範縣，或實驗縣，收拾得還像個樣子外，個個衙門，總是千瘡百孔，零亂不整的。

Y縣，距西安才三十里，耳目的傳送，非常便捷，因此Y縣的縣長從未有做滿三個月的；現任Y縣長，却已超過了四個月，這自然是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

大門裏，兩所久已落成的白房子，雪亮的牆，昨天有人給描上斗大的標語。門楣上，高掛着小木牌。從字面上，我立刻明白這兩間屋子，原來將要成立我久已期望而不可得的圖書室和閱報室，心暗暗地在竊喜。

好奇心把我推進屋去，原來老李正手忙腳亂在佈置一切：牆上張滿了紅綠各色的壁畫，血淋淋的「九一八」國恥圖，恰對着門口；幾條剛從總理紀念室搬來的長凳子，在一錢厚的灰土上，勻佈着極顯的手印，中間隔了一張未塗油漆的長方桌，一些長短不齊的書本，作二縱隊排列，紙面，洋裝，線裝，一應俱全。

對面閱報室裏，勤務送出一大簸箕拉圾；塵土飛滿了屋子的內外。

「老李幹麼這樣忙？」

「哼：還不曉得？民政廳長明天要來，剛才縣長叫我去，讓我趕快把這兩間屋子收拾起來。」雜亂中，他急促無心的回答我這末一句。

「民政廳長要來，與這兩間屋子有什麼相干？」

「老早呈報了的，要設圖書閱報室，這房子是專蓋的，縣長因為把圖書費移作別用，所以一時不能實現；你想如果廳長來了，不見圖書室，豈不縣長要受為難？」

「那末，這些書是那里來的？」

「民衆教育館借來的佔大部分，其餘是縣長自己的。」

「好，你這算是能者多勞，總該辛苦些！」我滿意的踏出了門檻。

「那里話，好人不被拉去支差！」他似乎並不樂意於多管事。

李君和我同屋，他是縣長手下的老人手，最近新從家裡跑來，因為是舊人，縣長也樂得留他幫忙。但來此已經一月光景，終不見到任何名義，僅祇按月領用廿元的俸薪。有時他被派到鄉間催款，或是監修汽車路，因此人多稱他李委員，總之，他可算得多角委員了。

午后，木匠趕着做報架子，李委員再三叮囑，準於晚上交活。

明月高掛的時間，木匠果然帶來四付報架子，協同李委員安置妥當；連土月的廢報全找來挾上。

已是九點多鐘，四壁情況下去，沒一絲音響。

在寂靜中，突然一陣脚步声，暗地裡幾個黑影子抬着巍然一物，據說是公文的櫃，也是今天加工趕造的。

第二天，一大清早，天還未亮，院子裏便聽見了格吱格吱的皮鞋聲音。

青島宣情曲

孟超

殖民地的都市，
半腐爛的屍體，
一面飛揚着
封建社會
遺留下的灰塵，
一面透過了
近代風的
迷醉的氣息。
汽車，
流線型的
街的中心飛跑；
小脚女人
在柏油路上
扭扭妮妮；
這，多不調和的
怪異的奇跡。
放慣爵士樂的

「快，起吧，縣長，——你聽！」李委員從鞋的響聲，辨出來是縣長。

「唔……」其實眼皮老早張開了，就是怕冷，沒有起來。

還不到三分鐘，只聽得各屋緊閉着的房門，逐次啓開，放出了一片咳嗽和一些濃痰。李委員匆促地披上棉袍，照例先跑向廁所，然後帶了一股冷風進來。

所有的政警和勤務，全體動員，舉行大掃除，縣長親自指揮監督，如被發現有疏漏的地方，便要遭一頓痛罵，雖然他平時並不會輕意罵人。

「趙先生，昨天的緊急訓令發出去沒有？……各助理員務必準備一下。」縣長擔心地向收發處詢問。

「早已發出去了。」趙收發總是那麼一笑。

今天電話特別忙，接電話的老倪，自早上起身，再沒有離開話機。縣長對於外來的電話似乎有些煩，但對西安來的電話，却又十分關懷。

長春樓的老板，在庶務股裂着嘴巴，顯出得意的模樣，心裡滿以為又要做一筆大生意了；——至少也像新年聚餐，來個四桌五桌的。

「劉司務，趕十二點鐘，送桌菜來，三十塊錢一桌的。」庶務邵先生拉開了破鑼鑿子。

「好好好，按時準到，您不用費心。」

「菜要配好，可別像上回新年時把豬皮當魚肚！」

「就是，就是。……」

轉眼就是十二點鐘，菜已經送來好一會，還不見廳長的影子，縣長很焦急，出來進去好幾趟。最後打電話給西安民政廳，第一次的消息，是廳長剛回公館；第二次，才知道廳長今天有要公，不能來。

「……那末幾時才能來這里？」

無線電裏，

聲音淫靡的

一個開盤，

一月大銀行

歇業倒閉，

也瞞不了

不景氣的消息。

大減價的

市招的耀眼

是多魅人的，

物價不斷的

降低……降低，

買一贈一，

也擋不住

進口貨品的

傾銷的急。

農村失了脚，

農民們

瘋狂般的

奔到這裏，

「……出發時，請先來電話通知一聲！……」縣長用最大的期望說出這最末一句。

二五·一·一四·於咸陽。

魔障

舒予

人一墮入魔障，便永世不能超脫；而現代的人，不墮入魔障的，却很少，尤其是我們這一階層的人。

魔障是像蛛網那樣富有黏着性的，從我們落生不久，就黏在我們身上，不容易拂拭掉；常常弄得塵垢滿身，而無由自拔。即使有着絕大的勇氣，和磨練的機會，也不免多少殘留些這舊時代的陳跡和渣滓，而顯現於新社會之中；對着那些新時代所育生的驕子，把自己和純潔的血液相比較，總會有自慚形污之感吧！然而我們不能不承認這種能從艱險的行程裡，和歷史所決定的階級性的魔障中超拔出來的人，是有着接近新社會的希望。

斬除魔障的方法，却並不是禁慾。肚子餓了，要食糧來填滿；身上冷了，要衣服來禦寒；任誰不能剝奪這種慾望。沒有根據可以使我們相信：受着現實的困苦，便可以超升天堂。更沒有理由使我們承認：一切都是命運的註定，怎樣努力，都不能翻身。然而性急也常常害了我們，飢不擇食地把自己扔擲到更深的魔障裡，縱使幸運地暫時解決了飢寒，但是伴隨那所謂幸運而來的，是永世孤獨的悲哀。

本來也難怪，從落生以來，便種因很深了：父母把他們所認為對的傳授給我

民族工業養不了

許多閑肉，

血和汗

都被吸進了

洋鬼的肚皮。

中國領土

看不見中國兵士，

這裏驚奇的

是人家的

軍艦，居留民；

天空裏

時常的飛着

帝國的飛機。

最高官吏

哆嗦在

外國領事的膀底，

外國領事

都是慣做那

舞臺監督的，

指導着

們，我們又把自己所認為對的傳授給子孫；並且把世故的聰明的辦法指示給他們去學習，那辦法便是一切鑽營，投機，作惡……等的綜合。以飛黃騰達，光宗耀祖為目標，使人與人隔離開來；記着，一切要為着自己，犧牲自己而為着廣大的人群的，是天下最傻的傻子。於是我們就一天天地變成近視了，目所親，耳所聞，無一不是自己，自己比宇宙還大，廣大的人群從困苦中要求光明的人性的呼號，我們再聽不見，也不願意去聽。這豈不是最大的悲劇！

並且我們在威脅利誘的氛圍裡陶冶得太久了，已變成習慣的順從罪惡的可耻的僕人。「聽話不聽話，我揍你。」「乖，聽話，我給你買糖吃。」糖是甜的，挨打是疼的，話的應當聽不聽不管，反正是聽了是有好處的。對於這種方式，自己已經靈敏得用不着判別就可以接受，更靈敏得用不着思索就可以應用到別人身上。南下聆訓，住安樂宮，領受院長的青睞，這是飛黃騰達的第一步，比糖還甜；到民間宣傳，挨凍受餓，瘋狂的爪牙欲得之而甘心，比挨打還苦。掏出固有的法寶一應用，那便祇有乘專車南下的一條路了。然而不管自己覺得怎樣聰明機警，自己造成的污點，究竟不能寬恕；若將含着眼淚，伸手接受了糖，那樣屈辱的可憐的姿態，和倔強的叛逆的姿態一比較，我們定會覺得後者是富有人性的可愛了。

誰都知道糖是甜的，在有病的時候，却需要苦的藥，清洗自己的腸胃；同樣，我們為着爭取永適的生活，要把所謂幸運的甜頭拒絕，從群的刻苦的磨練裏，洗刷蛛網樣黏着性的魔障。

一·一·一九三六。

傀儡做戲。

歲末的寒風

冷冷的，

霓紅燈

也失了熱氣，

繁榮的幻想

是迷不住人的，

要刺激

來年的熱季。

明年的

滙泉浴場，

即便還能照常，

海的夢也飛不到

夏威夷的甜蜜。

急遽的

狂暴吹起，

這景象是

陷落的前夕！

一九三五年溫壇漫步

宋之的

一 最容易走的路

人，通常有兩種氣質，一種是感情的，另一則是理智的。我大致是前者成份厚於後者，遇事愛發洩，有話喜聲張。但近來，因為年代的空悶，感情也時常要兜圈子。遇到這種情形，自己也就學了乖，沈默起來了，但沈默的結果，却多半是要成爲永久的積鬱。

因爲自己比較接近戲劇的，所以年來對於戲劇的感觸也就特別多。這堆集強烈的鼓動着我，儲蓄大抵是對於我還並未十分習慣。好在時間已經走到一九三六了，據一些人的預測，這一年正是一切都需新的估價的時候，那末，即使是說錯了話，綁赴斷頭台，似乎也應當坦然的了。

「梅蘿香」結場的時候，馬子英對梅蘿香說：「你只揀最容易的路走，而最容易的路，就是這樣。你要一天一天的墮落下去，不到底是不肯止的。」又說：「恐怕你只有死一

條路了，但是你不會的；因爲活比死容易。」
我直感到，過去許多真實的戲劇從事者，到現在便不自覺的走了最容易走的路。

自然，這並不是沒有理由的。這些理由都很動聽，都可以博得同情。梅蘿香說：「你說我壞，但是誰害我壞的，誰天天晚上帶我出去，誰拿好吃好穿的東西來誘我？誰叫我買時髦考究的東西？都是你呀！」這些話使一些善感的人們都下淚了。

某種戲劇從事者，當他們開始走容易的路的時候，他們說是由于環境的逼迫，而又不甘於沒落，不甘于把自己的學識埋葬在永久的沈默裡，所以便：——那解釋自然更巧妙，是企圖在較好的生活裡，安心從事他的事業。

這便是死亡的開始，不久，他們便瞪起眼睛否認他們的過去了，最初那個狡辯式的企圖，到結尾時便都成了泡影。而自己便在那所謂「較好的生活」的軟禁下，開始雖說無效

故鄉

丁非

當西風靜靜地吹過陌間，
我負着舊行囊回到故鄉，
別來十年，故鄉什麼全變了樣，
只有一道彎彎的流水
依然繞着我家的圍牆。

蠟燭網着褪了朱漆的廊簷，
織布機埋在塵封中，
桌上美孚燈代替了青油盞，
還有陰丹士林的大褂
在場園裏倨傲地曝着秋陽。

前年亢旱，去年大水，
今年玉蜀黍在西風裏搖曳着紅纓，
稻田裏結滿了金色的穗。
但那年也是這樣纍纍的收穫，

但卻積極的發些滑稽的謊言。

當自由人自得的向中國文壇投擲一些發噱的要求的時候，他們是小心的隱藏着他們那背叛的思想的。他們儼然的發表他們那堂堂大論，而像被虐待的新婦一樣，哀哀地哭訴着自己的不自由。但不久，他們便表現了他們真正的工作，杜衡（即汪兼霞），穆時英，葉靈鳳之類，便全掩起面孔毫不害羞的干涉起人家的自由來，而與官家打成一片了。

這把戲的扮演原也很巧妙的。

現實是慘酷的，人類的分水嶺已經把世界割成了兩半，自己雖然也尚未泳入真實的彼岸，但目觀那泳入中途，而又折回，甚至閃入于煙霧叢中去的同伴，卻不禁有些惋惜。

這種杞人憂天蓋已應為我的天性。

他們或則由于本身的缺欠而致混亂的思想不被人尊重，或則由于環境的險阻，或則由于身世的根性既不能擺脫，又不得壓抑，而均走向了敗北主義的路。

但最容易走的路卻也有不容易的地方，白森卿雖說需要梅蘿香裝點門面，但他更需要她柔順適意；雖說有人在領受「傳令嘉獎」的尊榮，但也有人即使是把主人的救國要論抄錄得滿書滿紙，而仍不免遭受到人家的冷眼——原來容易的飯也是很難吃的。

據說高爾基的「夜店」在德國上演的時候，曾受到了強烈的干涉。但終因事起突然，觀客席上已經坐滿了觀眾，乃

却會叫我們餓着肚皮。

村邊公路旁豎着廣告牌，
牌上有時裝美女向路人瞞眼，
一輛一輛的汽車馳過她的脚下——
可不是都因這些吸血鬼
終於運淨了鄉村的肝臟？

夜裏，一個人豎起耳朵，
一聲犬吠，一陣心驚。
母親幾次從枕畔哭醒過來，
她在夢中准又聽見了鎗響，
或者看見了潮一般踐踏過來的馬蹄。

故鄉確乎什麼全變了樣，
太平早已成爲古老的傳說。
但故鄉真的從此會陷落下去嗎？
不的，幾千顆煩熱的心
正在醞釀着一個新的消息。

不得不變通辦法。結果是在警察的監視下，演員呆板的坐在台上讀一遍台詞，不準有絲毫的動作，但這卻也使觀衆受到深深的感動。

這事使我們感到，戲劇運動的妙訣只有一個——那便是真實。

二 一九三五劇壇的收穫在那裏

過去一年中，值得我們記憶和永存的收穫在那裏呢？是有些人在誇耀着一九三五劇壇的復興，有些人更滿足了自己那微薄的成績。電影公司的老闆們也看準了話劇這着棋了，而聽從他的雇員排個舞台戲玩玩票——但這大致是要在什麼賑災的名義下舉行的。大人先生們也均對於戲劇的力量表示了驚異，一年內由官或半官的戲劇組合就有了好幾個：曰上海樂劇院，曰南京戲劇學校，曰太原西北劇社。

但這些是否都足以表示劇壇的勃興呢？

自然，還有：北平天津兩地由于「中旅」的連續公演，似乎也真的激起了些波紋，見於記載的什麼劇社之類，多到不可指數。歲末的南京，中國舞台協會更掀起集中全國劇人的大旗，這組合並使得某先生發出「真正的喜悅」，而寫了一封信給全國的劇人，信自然是寫得很熱情，只可惜是並未激起什麼回響。

這些，是否又都足以表示劇壇的蒸蒸日上呢？

高爾基曾講過一個很有趣的故事：有一個孩子坐在街角的垃圾箱上，哭鬧着。

「你有什麼難過嗎？」人們問他。

「沒有！」

「你缺吃缺穿嗎？」

「不！」

「你受了什麼委曲嗎？」

「沒有！」

「那麼你為什麼哭！」

「我甚麼也不為！」他仍然哭鬧。

我們的一些「劇人」們正有很多是坐上了垃圾箱，而什麼也不為的。若必需追尋他哭鬧的理由時，則是因為他沒事做，他要消遣。

這些隨起隨仆的搖旗吶喊者，雖也可以增重劇壇的威勢，但他的喧器卻又適足以引起旁人的煩厭。

自然，有的雖坐垃圾箱，卻還是有所謂的，他們是爲了「啓發民族藝術，努力自強救國。」（典出西北劇社首次公演。）

可惜的是這民族藝術的啓發，又確實是沒有給人以什麼好感，所謂「救國」云云，大概也等於虛話了。

記得年初上海舞台協會在滬首次公演「回春之曲」的時候，曾受到了嚴厲的制裁，而到了歲尾，中國舞台協會在南

京再度公演「回春之曲」的時候，雖同爲一作者，則優蒙當局嘉獎。大家若能測透了這隱謎，對於中國劇壇現勢之瞭解，諒來多少會有些幫助的。

但「回春之曲」和「洪水」畢竟不能不算是年來劇壇僅有的收穫。創作的難產，使得要求偉大作品的產生的批評家們，也都束手無策了。

可是在時代的窒息下，有很多劇運的從事者，也還是嘗試了一些真實的作品。在婦女回廚房去的口號高唱入雲的時候，「娜拉」的連續上演，在一九三五的劇壇，似乎是不應被忽略的。而在新官僚的逐漸腐濫中，上海業餘劇人的「欽差大臣」的上演，也確會使得觀衆興奮，而給與一些大人先生們畫了幅逼真的面容。

古典劇的上演，應該是在尋求現實的積極意義下正確的被扶植起來的。遺產的接受，更非是無捨取的盲目的尋求。

但創作的難產畢竟不能不算是中國劇壇的危機，空氣的惡劣使得作家不能或不敢正視現實。歷史的遺跡總不能積極的抵制敵人的炮火，北平學生的流血慘劇，怕是很給了作家們一些威脅吧！

我們的劇運，是應當在「不要文化」這相反的意義上，正確的被建樹起來。

x

x

x

中國話劇運動的歧路 守愚

不久以前，平教會的戲劇委員會在定縣公演了熊佛西先生的過渡。根據大公報藝術週刊的過渡公演專頁的報道，我們知道：這一次的公演，在打破幕線的演出法上，獲得了第一次的成功。我們相信：爲了擴大話劇的影響，爲了真正把戲劇還之於大眾，這種演出法上的改革是很必要的。

可是如果有誰過分重視了演出法在演劇全過程中所佔的地位，而忽視了劇本本身及其對觀衆的教育任務，就是說，如果有誰忽視了戲劇的主題的積極性問題，那是會陷入嚴重的錯誤的吧。

理由很簡單：演出法不能決定一切。

演劇的過程，一般說來，是由劇本經過導演和演員的演出而達到觀衆。在這裡，演出，無疑地是演劇全過程中的樞紐。因着導演操縱整個演劇過程的能力的不夠，因着演員的技術的拙劣，一部偉大的劇本可以演得一塌糊塗；戈果里的戲劇第一次在舊俄時代上演時的失敗，就是顯然的例子。同樣，一部意識歪曲的下乘的劇本，則無論用什末新的方法排演出來，也不會得到積極的效果；反之，如果這種劇本真正以最有效的新演出法排演出來，也只不過把劇本中所含有的「毒素」更加擴大傳播而已。因之，只有揚棄了前二者，

比前二者更超出一級的演劇，才是值得寶貴的，才是我們話劇的正當途徑，這是無須說明的了。

根據以上的觀點，我們來觀察過渡的公演。

據劇本的著者兼導演的熊佛西先生說：戲劇的解放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戲劇內容的解放，一方面是戲劇形式的解放。關於前者，熊先生以爲只變把戲劇的題材「從「神」的圈里擴大到「人」的圈里，從某一個階級擴大到所有的階級——全人類！」就算是戲劇內容的解放了；關於後者，熊先生則以爲便是：「跳出鏡框，與觀衆握手，揭開屋頂，打破圍牆，與自然同化。」當然咯，熊先生的過渡，便是根據以上的觀點而作成並演出的。

但我們的意見却並不如此。

誰都知道：和革命思想的產生一樣，一切改良主義也都是根源對於現實的不滿意；不同的是：前者主張徹底的改造，而後者却主張局部的，枝枝葉葉的修正，因而也就常常阻撓了改造的進行了。

由於帝國主義和封建殘餘的壓榨和剝削，近年來中國農村差不多已經達到山窮水盡的境地，再照樣下去，就有整個崩潰的危險，而在這崩潰面前發着抖的，便是剝削者自己。這就可以說明：爲甚麼近年來「復興農村」的口號會這樣高唱入雲？而一切「實驗區」，「鄉村建設」，「農業合作社」等等，便是這種情勢之下的產物。定縣實驗區，在這里面算是

最值得注目的一個。

而同時，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了從根本上徹底解決農村問題運動的積極進行。

這一切情形也不能不反映到文藝上來

描寫農村副業的沒落的春蠶，描寫豐收成災的豐收和一千八百担，描寫人爲的天災的水，以及最近出版的描繪在帝國主義直接壓迫之下爆發的武裝農民的積極反抗與鬥爭的八月的鄉村……此外還有新詩歌中關於農村破產的悲鳴和怒吼等，都是這現實的真實表現。在戲劇方面，我們有香稻米 五奎橋等。這些都可說是走的正當的路途，雖然並不都是完全成功。

但是另外也還有一部分曇花一現的不成其爲藝術的作品，它們都是有意無意地將這種敗壞情形的發生，歸因於農民大眾的無知，或天災的無情和沒有好人政府等。

由這裏我們可以知道：題材的「從「神」的圈里擴大到「人」的圈里；從某一個階級擴大到所有的階級！全人類！」原是它的必然的現象。跟平教會的鄉村實驗之並非「農村的解放」一樣，平教會戲劇委員會所主持的話劇運動，也就不就是「戲劇的解放」。理由是：它們都同樣地沒有把握到現在的真正動向。這種戲劇運動只不過是向我們指明了：戲劇應該解放而已！

同是屬於現實社會的題材，因了作者的世界觀的不同，

可以得到完全不同的處理方法。同是描繪大眾疾苦的作品，而有的作家達到必須由大眾自己起來解除自己的疾苦的結論，另外一種作家則以爲必須仰賴高高在大眾之上的某種勢力。前者是忠實於現實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所創造的作品的社會功能是進步的；後者是歪曲現實的理想主義的創作方法，其作品的社會功能是反動的。

不幸，熊先生的過渡，正是屬於後一種的作品。

過渡的故事是這樣的：

「第一幕，渡頭加價，多少渡客和管事王善文爭吵時，正是大學生張國本領導民衆自動造橋時。船東家胡船戶想用他紳士的威風把建橋的民衆轟走，民衆在張國本的指導下不但不聽，反而益加努力工作。這中間穿插着船夫老杜要工錢，和一位過渡小姑娘的故事。終於胡船戶和王善文想出一條妙計，即買動船夫和橋工作對，用船夫們破壞他們的工作。在終了時，建起兩支強烈相抗的勢力。

「第二幕，在月色中，鷄鳴犬吠，正是從夜半到天明的過渡期。橋工們都在霧天地下睡，船夫們竟偷偷地來破壞橋架，這已經不是一夜的事。今夜可發生了重大事變；橋工與船夫大械鬥。橋架傾倒，船夫老杜被摔下河去，大家才住手，老杜早已死去，王善文也在這時逃之夭夭。

「第三幕，事情發生之後，縣政府令橋工暫時停工，派一名警察來駐守。張國本和胡船戶都到衙門里去了。這里，橋工不能工作，船夫們因老杜之死而停止了工作，只有杜妻在哭她的丈夫。胡船戶竟然走來，又威嚇橋工散去。這中間杜妻向他討口棺材，他又一脚把杜妻踢死。終於引起羣衆的忿怒，雖然巡長會同張國本來捕他，胡船戶也終免不掉羣衆的一場污辱。結尾，巡長向大家宣佈三件事：第一件：過渡取消；第二件，領導造橋，第三件，老杜和杜妻之死另按法律處理，要大家到衙門里去作證。」（根據大公報楊村彬先生的敘述）。

事實是很顯然的了。劇本的主題是：勞苦的農民和土豪劣紳之間雖然利害衝突，而政府是能秉公處理他們的糾紛的。在這里誰能夠說熊先生沒有注意到農村中的階級的分化和矛盾呢？可是爲了解決這種矛盾，熊先生並不會使劇本中的胡船戶和橋工船夫之間的鬥爭發展下去（它的最可能的前途是：胡船戶及其走狗受到聯合起來的羣衆的最後的制裁。）却憑空抬出一個「超子」這種階級衝突之上的「公平的」縣政府來把這一鬥爭解除了！這不能不使我們想起熊先生的另—名著的屠戶來。在屠戶里面，熊先生同樣地描寫了土豪劣紳與農人大衆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可是也是同樣地把警察壓迫者的任務交給了實際上專收苛捐雜稅的「賢明」政府去了。

。不同的只是在過渡里面，熊先生替農民找到一位「關心」（？）農民利益的改良主義者的大學生而已。假如這也算得了甚麼「更堅實的成就」，那才真是天曉得！

本來，只要是一位敢於正睜開眼睛正視現在的作家，只要他不是誠心愚弄民衆，只要他能够稍微注意一下近年來中國整個的動向以及一般改良主義者所屬望的政府究竟做了些什麼，那末，便誰也不會認爲現在的農民仍是改良政策所能欺騙的羣衆了吧，便誰也不會相信有所謂超社會存在的何等政權了吧。這樣，平教會戲劇委員會所盡的任務，跟一切復興農村的政策一樣，也不過是一種欺騙，一種對於進展着的現實的反擊而已。

不過，如前所述，我們並不把過渡公演的演出法上的成就看做一錢不值，我們是非常重視這種技術上的成就的。可是，我們更知道：一切過去的偉大的戲劇家的巨大成就，都不僅在形式方面，不，形式的改革在他們不過是附帶的事情，而主要的是在於內容方面。沙士比亞是這樣，易卜生是這樣，莫利哀和戈果里也是這樣。即就被一部分中國話劇運動者僅只認爲演出方式的革命家的梅耶荷德而言吧，他的偉大也決不僅僅在於演出法的改革上；實際上，他的偉大，主要的還是在於他的演劇上對於理想主義及反動思想的鬥爭上，沒有了這個，梅耶荷德也就不成其爲梅耶荷德了。所以只有把握了並正當地處理了目前現實的最先端的題材而創造出積

極的主題的劇本(應該是反帝和反封建的)，才能毫無矛盾地與新的演出法完全一致，才能達到戲劇大衆化的目的。反之，僅僅採取了大衆化的進步的演出法，而上演趨合大衆的落後意識或甚至明目張胆地爲現狀辯護的劇本，結果——我再說一遍——只不過把劇本中所含有的「毒素」更加擴大傳播而已！這決不是梅耶荷德的方法的繼承，而是中國話劇運動的歧路！

談談熊佛西的「過渡」

郭季田

——所謂「寓意深遠」——

近來在時代畫報九卷三期上看見了熊佛西教授在河北定縣努力農民劇運動成績的照片，接着又在「民間」第二卷十八期上看見「青年戲劇家」陳豫源氏的捧師大文。看了以後覺得大可懷疑。

「懷疑」這東西據胡適之流講起來，好像是一種什麼了不起的治學精神，但這是不很和我有緣分的，我生來並沒有這種鑑別古董的「福氣」。(福氣二字借用梁實秋教授語。)我這里所說的「懷疑」，顯然是受了若干次欺騙的結果，懷疑起來是不很令人舒服的。而且也確乎不用在什麼「治學」上面，大部分倒還是關乎現實的人事。譬如「自行失足落水」那樣的事固不必再說了，就是近來上海學生黑夜里請願遊

行；北方各路火車上新添大批某國警憲，是爲了防範某國浪人；(一)以及文壇上的什麼文學無用論或「我爲我自己寫作」等花樣，也常使人起一種「有鬼，有鬼！」的念頭。

談到熊教授這一夥子的努力於農民劇運，本來就很難使人信任，所以翻開時代九卷三期看到那一副黑壓壓的觀衆圖的時候，雖使人有點興奮，但再看那劇本故事之簡略的敘述以後，就不禁使人搖頭了，於是前面的興奮變成了加倍的惡心！這惡心的心情，一直到看了陳先生的大文以後，還是繼續着。真的誠如陳先生所說這「一樁奇蹟」是「很值得我們精心的研究與攷察一下」的。

爲了省事起見，關於劇本的故事的敘述就借用一段陳先生的文章：

「『過渡』是三幕的群衆劇，演員的數目可有由六七十人以至一二百人的伸縮。故事是敘述某兩個鄉村中間橫隔着一條大河流，兩岸的交通極感不便，河東河西的鄉民不能毫無來往，他們唯一的交通，便是鄉紳胡大老爺主持的渡船來搭運客人，來往『過渡』。但鄉民深恨胡紳士在過渡船資上勒索，剝削一般農夫村婦。於是許多有志的青年農民，便毅然追隨着一個大學畢業而到鄉村服務的青年的領導，出群力在大河流上建築一座大橋，以代渡船。這種有價值的建築，當然引起胡紳士的反對。他除了對這一羣青年公然驅逐外，更暗中鼓動了船夫，於夜半人靜時，謀殺這一羣可敬的青年橋

工。中間經過雙方激烈的鬥爭，正義的維護，這橫行霸道的胡紳士終於被官廳拘捕，聽候法律的制裁。」

故事述完以後，正使人捏一把汗的時候，陳先生就趁勢喊起好來道：

「按戲劇結構的緊湊，雄恣的力量，聲勢的洶湧，寓意的深遠。在熊氏的劇作中恐怕以此為最了。」

喊好的地方正多，爲了共賞，便不得不再擇抄一段：

「定縣的農村戲劇，可以說是戲劇運動的最先鋒——在戲劇運動本身上，這一個集團確已深入民間，把原屬於大眾的戲劇忠實誠懇的交還給大眾，他們含辛茹苦，親身與農民大眾爲伍，把農民所需要的指示他們向上，領導他們進取，這種以戲劇來完成教育的使命之工作，真是非凡的偉大！」

讀了這些文章怎能不令人咋舌，不看陳先生的介紹，我們真也很容易忽略了熊教授的這些功績，這些「寓意深遠」！但我們在跟着嘖嘆這「非凡的偉大」，「寓意深遠」之餘，也不禁閉起眼來想想：

我們熊教授在努力農民劇運的定縣是在一種什麼樣的國家里？是在一種什麼國家的什麼地方？整個的華北要亡了，在民族的生死存亡的關頭里，要農民靜待「正義的維護」嗎？信仰國家嗎？信仰「不抵抗」或「長期抵抗」嗎？

記得法西斯劇作家皮藍得裏在意大利開始進攻阿比西尼亞

亞的時候，曾在那大轍後面向着那「野蠻的」阿比西尼亞人狂吠過，想不到而今我們這遠東殖民地，正受着我們的「友邦」嚴重的侵略的時候，我們熊教授又來這麼一套麻醉民族的銷魂劑！而且師徒兩個一唱一和的也正活畫出一夥子幫閑的說教者的嘴臉！

世語譯文

某天，佛立茲遇見他的朋友嘉爾，嘉爾的臂裏抱着一個嬰孩。「爲什麼帶着這孩子呢？」佛立茲問道：「把他擱在小車裏推着走不更好嗎？你正是在該車製造廠裏工作呀！」「啊，不錯，」嘉爾答道：「可是我買不起啦。」

「幹嗎要買呢？」佛立茲建議道：「偷偷地把機件拿出來，在家裏把牠合上就成了。」過了幾天，這兩位朋友又碰上了；可是嘉爾仍然抱着孩子。「那事情下順利嗎？」佛立茲問道。「唉，是的，」嘉爾答道：「機件我全都得到了，可是合起來以後，我所得的不是小車，却是機關槍哩。」

× × ×

一個可憐的老頭在富人的大廈前面的草場上坐下，而開始吃起草來，以引起住戶們的憐憫。

幾分鐘後，一位太太從房子裏出來了，她被感動了，於是叫道：「啊！可憐的人！快到房子後面去吧，那兒的草長得更長呢。」

（轉載世界語之光）

小 說

裸麥餅

P. 羅曼諾夫 彭 列譯

雖然離莫斯科還有三十里，卡特麗娜卻再也不能安靜地在火車裡坐着了。她好像到不了那兒似的。她的心兒跟着火車一里一里地跳動。

昨天，她聽說在工廠裡做了五年工的安得萊跟上了別的女人，和她同居了。

他好些日子沒有信給她了，因為他平常不大寫信。他們的關係仍然照常沒有變動；上次過節他還照常寄錢給她。她說他現在是一種什麼委員會的首領，很舒服地過着日子呢。

每月給她寄一百盧布也許在他不算什麼——他還剩下四百五十盧布來花在這女人身上呢。這一百盧布，平日子在她看來是一宗大款，現在卻突然顯得是個渺小的數目了。

當她到莫斯科時，不知將要怎樣大發雷霆呢！跑到他跟前，捉住他，大鬧一場吧？滿街的人都會跑來看他那狼狽的模樣……總會軋破窗戶……當然是用赤手空拳來軋，好流了一

大堆血……還有那可惡的女人呢，她用手糾住她的頭髮……

「親愛的，親愛的——你幹了什麼好事！……還不都是爲了這些紅緞帶子……」不久以前，他們還是很快樂地一塊兒住着，在黃昏時分，駕着車兒到溪邊去把乾草運回來。太陽落在溪水的後面，秧雞在含露的草地上叫；村莊裡發出來的微弱的聲音隨着微風飄到他們身邊。她站在車上；他呢，敞着襯衫上的領子，頭上一簇硬髮給太陽曬了一整天，顏色都變了，刮得光光的上唇流着點點的汗珠，用耙又把新近割下來的潮濕芳香的草兒，又到她的懷裡。接着他便駕着馬兒，她呢，卻索性躺在堆得高高的草上，嚼起餅兒來。她知道，回頭吃過晚飯，在高熱下辛苦了一整天，身兒也乏了，可是他們仍然很壯健，很快樂，便光着腳兒跑過院子，到倉子裡去，在裝着新割下的草兒的車上睡覺。鳴雷從靜默地飄流着的夏雲裡傳來，閃光從門縫裡射進來；在涼爽的霧圍裡，草兒和她那粗紅布的披肩發出更張的氣息。

可是現在呢，這一切的前塵舊影，都給洗刷得乾乾淨淨了。……

她覺得她自己什麼都可以做得出來。

當她跟着潮水般的群眾從車站走出來的時候，她覺得迷失在，不，簡直可以說是沉溺到大城市中去了。她要像一陣旋風似的立刻一跳跳到他身上，把一切都一下子盡情向他傾吐。於是她便鼓着氣兒向前走着，一路向人家打聽：要到他住的那條街怎麼走。

人家告訴卡特麗娜該坐那一路電車；可是當她打了票之後，她簡直想不起來要問問該在什麼地方下車，所以，當電車到了郊外，她仍然坐着不動。她只好又坐着原車回去，然後四處去打聽她所要找的門牌號數，因為她不認識字。人家告訴她前面那座房子就是——她便一直走過去，覺得怪不好意思的，問也不敢問了，後來，知道走過了，纔又往回走。

她走了又走，一面加快脚步，一面老想着：她這樣滿街跑着，說不定他們會離開屋子，一塊兒上那裡去了呢。

終於，她找着了那號數，那是一座有許多寬敞的門和明亮的窗戶；整座房子的各扇門都關上了，看樣子得打打門或者按按電鈴纔進得去。她不知道應當打那一個門，也不知道門鈴在那裡。

「有什麼事麼，太太？」一個穿著圍裙，手裡拿着鑿子的男人問。

卡特麗娜告訴他。

「他不在這兒——他壓根兒就不在這兒住。」

「不在這兒住？老天爺！那我這會怎麼辦？」

她身上所有的錢只剩下一張繫在手絹角上的盧布票了。再回去，路費也不够了。

可是在這時候從樓梯下的一個門洞裡出來了一位拿着提桶和地板擦的婦人，打聽了是怎麼一回事之後，便說：「安得萊，尼堪諾微支到鄉下避暑去了。你得坐火車纔能去。」

卡特麗娜既知道他的下落，便高興得飛也似的跑出門道來了。

在她的歡欣快慰裡，她忘記了詳細地打聽一下，所以，當她到了鄉間，她覺得祇知道街名，房子的號數卻不清楚。

黃昏到了，天空滿佈着輕雲。她呢，從街的這頭跑到那頭，逢人便問，可是問來問去也找不到她所要尋覓的處所。她手裡拿着一小包裸麥餅。她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把餅兒帶來。她來這裏的目的本是要和他吵鬧一場，可是習慣使她順手抓來了這一把用乳清做的裸麥餅，權當出門隨身攜帶的玩意兒。

她身邊的錢減到十一個戈比了。

一個陌生的地方，夜幕降臨，風在刮起來。

煩愁的臉上流着點點的汗珠，她在鄉下的衚衕裏衝來衝去，衚衕的兩邊排列着高入雲霄的松樹，地上長滿了草；在她的失望裏，她兩隻胳膊兩邊緊急地擺動，那一小包的裸麥餅也跟着她的動作前後搖晃地舞躍着。

正在那個當兒，在茫然不知何所適從，在失望與恐怖的

最後階段的時候，她就要向一條分支的衚衕走了，在一座花園的圍籬那邊，她突然瞥見了那簇她所深知熟識的硬髮。

那就是他——安得萊，敞着衣服，蹲在花壇上挖掘着什麼。

「安得萊雅士卡（註一），親愛的，」就是卡特麗娜所能叫出來的一切了。

她跑過大門，當安得萊驚奇地從花壇上站起來的時候，她伸出胳膊去攬着他，她的腦袋緊緊地壓在他的胸前，她再也收不住她的眼淚了。

「噫——打那兒來的呢？從天上掉下來的吧？」安得萊驚奇地，快樂地問。

卡特麗娜不能回答他，祇這樣說：「吓死我了。我以為再也找不到你了呢；我找你找了一整天，怎麼也找不到。老天爺，我簡直不知道怎樣走纔是。」

她又開始笑起來。

「到底怎麼回事呢，我的好玩的小乖乖？」

她羞答答地不好意思起來，用手背揉着眼睛，臉上掛着扭扭捏捏的微笑。她忽然記起了她來這裏的目的。然而，這樣一來，在她把他當着她的避難所，她的救主而撲向他的臂膀裡之後，甚而在他懷裡快慰地痛哭一場之後，又怎樣能夠鬧得起來，把快慰的熱淚一轉而為嚴厲的詈罵呢？

此外，在花園裡一看到那簇很熟知的頭髮的奇妙的影像

，她心裏便又覺到往日一塊兒驅車把草兒載回來，在倉庫裡度夜般的快樂了。

而他呢，一點也不顯出，一個丈夫見着他所遺棄的妻子所表示的神氣；而且，這又是一個穿着棉布披肩的鄉下婆，而他卻穿着整齊的衣褲，住着小巧玲瓏的別墅。

從他的臉上，從他的聲音裡，她一點兒敵意與憤懣的痕迹也看不出來。他跟平日一樣地安祥恬靜，對她表示跟往常一樣的，撫慰與溫存，尤其是當他這樣說的時候：

「怎麼回事呢，我好玩的小乖乖？」接着又說：「跟我來吧。我告訴他們把熱水爐端上來。」

他帶着她走上一座新近刷了黃色的小房子。房子看來很新，立在籬邊，嵌在許多砍了枝丫的樹叢裡。

他忽然站住，向一個從他身旁走過的，作城裏人打扮的男人叫着：

「伊凡·庫士梅支，明天到城裏去買點東西。回頭給你開個單子。」

卡特麗娜從他的音調裏，從另外那個人的唯唯恭謹地應一聲「是」看得出來：他還是從前的良善，穎慧，有幹才的安得萊；可是，同時又有點不同的地方。他現在已經是個被許多人所依靠的人了，是個在這地方發號施令，處理一切的人了，也就跟在家裡一樣，一樣地單純，一樣地恬靜，好像是天經地義，不能有所更動似的。

他帶着一顆較為安定的心走向這座房子。他一點也不向她提起那件事。假設她遇見「她」呢，准是個打扮得像個貴婦似的人兒了。卡特麗娜便不知不覺地對她自己的鄉氣十足的衣服，和那禮拜天才穿的披肩隱了一眼，禁不住滿臉緋紅起來。

小房子裏的那間還相當寬敞的屋子，有着磚牆和嶄新的松木板壁，可是第一件跑到她眼簾來的是「兩」張牀，她的心兒跳得什麼似的，腿兒也顫下來了，她的喉嚨忽然乾燥起來，她簡直就要軟癱到地上了。

在這間屋子裏，一切都和他們從前一塊兒住着的茅舍大地不同。窗邊擺着一張桌子，桌上放着一份在基角上釘住了的報，亂散地擺着一隻墨水瓶，一枝鋼筆和一堆書；牆上的長釘上還釘着一些字條。一個角落裏，在臉盆架旁邊掛着一條你在市鎮裏纔可看到的淨潔的毛巾。

「你不供奉什麼神像嗎？」卡特麗娜問，因為她總想找些話來說。

「不，」安得萊單純地回答。

他在洗着他的雙手，背見向着他的妻子；然後，不慌不忙地在那條淨潔的毛巾上把手擦乾。

就在這時候，一直還是緊握着她那小包東西的卡特麗娜，笨手笨腳地一屁股坐在就近的一把椅子上，這椅子雖巧在屋子的正中。趁這機會，她四面掃射着她的目光，切望地尋

覓那個女人的一些踪跡。

她在櫥子裏看見了一頂舊草帽，可是立刻又趕緊把目光移開，好不讓安得萊瞧出她的新發現。

「回頭我們就要用茶點了；我已經吩咐他們預備去。」安得萊說，他開始把桌上的書籍紙張都收拾走了。

卡特麗娜忽然覺得非找點話來說不可，這樣可以避免沉默。然而她找不到什麼來說，沉默越來越可怕了，因為那裏邊充滿了他們所沒有說出的念頭。

在家裡呢，她每天都常常提起同樣的東西——母牛呀，三個孩子呀，壞天氣呀等等。

她打算要說幾句話，可是心裏還空空然一無所有。後來她忽然想起了母牛，便高興起來了。

「我們的里西卡前些日子養了一隻可愛的小牛，長得跟牠自己一模一樣。」

在說着「我們的里西卡」的時候，她不知不覺地瞧着那草帽，帶着一顆驚悸的心，她期待着安得萊的回答。

「跟牠長得一模一樣，」安得萊機械地重復着說。他好像想着什麼心思，慢慢地走過去把桌子收拾得乾乾淨淨，把報紙擱上架子去了。然後他用另一種神氣瞧着他的妻子，好像決定要說點重要的事情。

可怖的時辰降臨了。

「卡圖玉莎（註二），」安得萊說，一面眼光離開她，望

着窗子外面，『我先沒有寫信告訴你——因為沒有機會……我現在不是獨個兒在這裡住，是和……一個朋友……她很不錯。她一會兒便從城裡下班回來。請不要難過。我並沒有死七八臉去拉攏女人；事情碰得湊巧。我們很光明正大地一塊兒來到這裡。沒有什麼。』

卡特麗娜鼓着眼睛看他，靜寂地，也沒有霎眼睛；可是她卻嚥住她的酸楚，喉嚨在痙攣地抽動。現在，該當跳起來，把頭巾拉下來，撕着她自己的頭髮，像瘋了似的叫起來，然後軋破窗戶，悲慘地叫冤屈。

然而，也不知道為什麼，她僅僅鎮靜地說：

『我呢，現在你把我怎麼樣？』

『你還是像現在那樣過活，』安得萊回答，『我給你寄錢去，在秋收的時候，我回去幫你的忙。』

卡特麗娜沒有回答；她的雙眼充滿了淚珠，淚珠從睫毛上滴到她的手上。她沒有擦乾她的眼睛，可是卻用袖子去揩她手上的淚痕。

『怎麼回事呢？慣了就好了。』安得萊說；一面瞜着窗外，接着說：『她來了。她名字叫做卡特麗娜，跟你一樣，』
——卡特芽。擦乾了眼睛吧——回頭不像樣子。我把你的事情都告訴過她了。』

卡特麗娜很順從地趕緊擦乾了眼淚。她期待着一個漂撇的，束着皮腰帶的少女，圓潤潤的潔白的肘節，隆隆的酥胸。

，雪白的肌膚，享用着她那四百五十盧布買來的美饌佳餚，吃得胖胖的；而她自己呢，越長越瘦骨嶙峋，撫養着，照管着「他」的孩子，用她那雙笨重的，焦黑的臂膀在田裡工作，從前曾經圓潤潔白的肘節，現在卻變得尖削起來。

一陣炙熱的嫉妒的憤懣把她心裏的血潮湧到頭上來。可是，她的雙眼忽然驚奇地圓渾起來；一個瘦削的，面目清秀的，穿着一件短白褂，短藍裙，舊黃拖鞋的女子走進屋子來。她的整齊的，剪得像個男孩子似的頭髮上，插着發璐珞製的圓梳子。

她手裡拿着一網紙，發楞地站着。

『不知道他眼裡看出她的什麼好處來，』卡特麗娜心裡暗想，『胸脯扁得像塊木板，也沒有一點兒屁股。』

『這兒有一位客人，』卡特芽，『安得萊看見了她眼裡的懷疑的神氣，說，』卡特琳奴絲筋（註三）來了。』

卡特芽紅着臉，不好意思地微笑着，把她那瘦削的，蒼白的手伸出去給客人。

『起先我真想不到呢，』她說，又不好意思地，可是同時卻很溫柔地微笑了。後來，好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她又接着說：『走了那麼遠的路，不想吃點什麼嗎？』

『我告訴房東太太預備熱水爐了，』安得萊說。

『是嗎？』卡特芽轉向卡特麗娜，接着又說：『我剛從局裡回來。』她在掛在牆上的鏡子裡瞧瞧她自己，整整她的

頭髮，便走到屏風的那邊去了。

卡特麗娜仍然很不自然地坐在屋子中間的那隻椅子上。她不知道要向卡提芽說些什麼話纔好；同時，當「她」——現在是他的妻子了——在屏風的那邊的時候，她應當跟她的丈夫說些什麼呢？她不知不覺地低聲喃喃着：「可憐的小人兒；一點兒也不結實。那麼瘦。」

「不要緊——她很不錯，人也溫柔。」安得萊回答。
卡特麗娜好像記起了什麼似的。她趕緊把她那小包打開，把那些黑色的裸麥餅拿出來。

「我給你帶來了一點東西。」
正在那個時候，卡提芽腰間繫着一條圍裙，兩手黏着黑墨墨的煤灰。卡特麗娜轉向她，用着辯解似的神氣把裸麥餅遞出來。

「我給你從鄉下帶來了一點東西。」
卡提芽又紅起臉來，瞧瞧在屋子角落裏正忙着收拾東西的安得萊。

「拿着吧，拿着吧，」他說。「不要緊的——她真好呢。」
「幹嗎那麼客氣呢？——真不應該啊。我簡直喜歡極了，」她接着說：「是拿乳清來做的嗎？」

「是的，是的，是用乳清做的。」卡特麗娜很快地回答，看見那女子竟然連乳清都知道，覺得很高興。
後來他們三人坐下喝茶。

「他們終究還是把伊凡諾夫送到監獄裏去了，」卡提芽不經意地轉向安得萊，說着，「開了一個會，爭辯了一大場纔決定的。」

「本來嗎，他們早就該那麼決定的，」安得萊說着，便興起來了。他還想再說幾句，可是卡提芽好像剛想起了什麼似的，把話頭轉了，回身向着卡特麗娜，「你有硬手板，我卻有硬手指，」——她開起玩笑來了，「我成天都打字。」

卡特麗娜想該輪到她去逗安得萊高興，好像剛纔當卡提芽提到伊凡諾夫時那般使他高興。（至於伊凡諾夫是誰，她當然管不着。）她想描畫她所跋涉的途程和她所見聞的一切，可是她又不知從何說起。

「在家裏，我們的里西卡——那是我們的母牛——生了一隻小牛；爲了牠，我們簡直一整夜沒有睡覺，」她告訴卡提芽。「小牛長得跟牠的母親一樣——一個模子印出來似的。」

「我喜歡小牛，」卡提芽說。
接着是長長的一個沉默。
「也不知道爲什麼，我手上近來長起紅痣來了，」卡提芽沉思着。

卡特麗娜捉住了紅痣的話題，因爲她知道一個醫方——用一種酸素：於是她開始說明怎樣能把紅痣去掉，而且還想說一大堆，因爲她害怕很快就把題材說完了，再找不到話來

說。

晚飯吃過了，（這頓晚飯真够使卡特麗娜着慌了，因為她使不住刀叉，好幾次她拿住這樣便又丟了那樣。）卡提芽把盤子都收拾起來，卡特麗娜祇想着一件事：晚上他們把她安插在那裏呢？……他們一定會把他們一定會把她送到那家鄰近的人家去，自己還是獨自兩個兒過夜。

在她心之深處，她又感覺到嫉妒的劇痛，與一種凌辱的感覺。可是卡提芽不知從那裏搬來了一隻躺椅，開始在屋子裏舖第三張床。

卡特麗娜走過桌邊去，她瞧着那上面的字紙，順手翻了幾下，說：『我的天，我連一點兒也不懂。你們怎麼看得出來裡面說些什麼呢？』

後來卡提芽把安特萊打發到屋子外面去。

『你這會不睡覺嗎？』卡提芽轉向卡特麗娜，還是笑迷迷地問；說着她便指着她自己的床，床單是她剛纔新換的。

卡特麗娜覺得非說幾句客套話不可，便低聲地說：『啊，你又何必那樣麻煩呢？——我睡在地板上就行了。我常常這樣的。』

『不，不！幹嗎——』

卡特麗娜脫了她的鞋（她覺得幸而她沒有穿上她的木拖鞋）；接着便把披肩拉來蓋着她的腦袋，趕忙躺下去；因為她羞着給人家看見她的粗內衣。

卡提芽從櫥裡拿出一點酸素來，坐在卡特麗娜的床邊，開始用一根羽毛去點她的紅痣。卡特麗娜幫她的忙。

後來卡提芽也脫了衣服。卡特麗娜帶着一種可笑的，不自在的好奇心去看着那現在與她的丈夫已發生那麼密切關係的瘦削的腿兒和身體。一幕影戲又現出她的眼簾。

到底他被她身上那樣東西迷住呢？她，卡特麗娜能够毫不費力地搬動一大鍋豬食，然而卡提芽呢，卻連一桶牛奶也提不起來啊！

『還沒有弄好嗎？』安得萊在房門的後邊問。

『進來吧，進來吧，』卡提芽嚷着說。

安得萊走進來了，把帽子掛在一根釘上，眼睛瞟着屋子的四週，坐在那鋪好的床上。

『把燈滅了吧？』他問。

『好吧，滅了吧。』

屋子黑黯起來。床兒響了幾聲，當他爬上去的時候；——後來他躺下了，一切都寂靜下來。

卡特麗娜在黑黯中向他的床那邊看去。關於他，卡提芽和里西卡的愚蠢的念頭都爬進她的腦海裏來。

第二天早晨，卡特麗娜動身回家去。卡提芽拿一小包東西塞進她的手裏去，低聲地說：

『這是給孩子們的一點小東西。』

『你不應該那樣麻煩。』

「可是我要送他們一點小禮物，」卡提芽接着說，「我希望你能够在這兒多住幾天。」

「家裏沒有人呢，」卡特麗娜回答。卡提芽和安得萊都送她走一節路，她後來想起：要走了，難道一句話都不向安得萊說麼？她又向他說些什麼呢？——儘管怎樣努力，里西卡的名字好像常常溜到她的唇邊。她怎樣也去不掉里西卡。還有，她心裏很着慌，因為她口袋的錢已減少到祇剩下十一個戈比了。他會不會自己掏腰包給她點呢？或者要她自己開口問呢？

安得萊很寂靜地走着，後來突然向卡提芽說：

「伊凡·陸吉支回頭就要到城裏去——你頂好是回去給合作社寫個條子。」

卡提芽知道他想獨自和他的妻子在一塊兒。她向卡特麗娜伸出她的瘦手，向他說了「一路平安」，便走了。立刻她又回過頭來搖着她的手絹。

卡特麗娜和她的丈夫在柔順的青苔小徑上走着，經過在砍了枝杪的樹叢間散亂地長着的松林，她期待着他自己先開口。他們已經同居了十二年——當然在這時候總該有話說的。

可是，安得萊走到十字路口了——在那裏他們該分別了他木然地站住，僅僅這樣說：

「那麼，好吧……要是用得着什麼的話，就給我寫個字

兒。秋收的時候，我回去幫你的忙。」

他給卡特麗娜兩張摺得毛了邊的十盧布的票子，親她的嘴。

卡特麗娜把她的左手很雙腳地圍着他的脖子——他右手緊握着那兩張錢票——也親他的嘴。

「好啦，我走了，再見吧——以後記得回去看看里西卡。」

「再見——我一定回去。」

卡特麗娜走開了，但是纔走了幾步，却又回過頭來瞧瞧。

安得萊仍然站在原來的地方，很顯然地他在後悔，後悔着有一句什麼話沒有跟她說。

她屏息着，站住了，一會兒又繼續她的途程。

安得萊站着發楞了幾秒鐘，好像拼命要找幾句話來說似的；後來，搖搖他的手，叫道：

「記住好好照顧里西卡啊。」

「記住了。」卡特麗娜回答，嘆口氣。

安得萊轉過身來走了。

當他走遠了，瞧不見了，卡特麗娜獨自在松樹下走着的時候，她倏然滿身發熱，氣得什麼似的。上當了！很悲慘地上當了！想到這裡，她羞愧地雙頰通紅起來。他們好好地接待她，好封住她的口——她簡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回到鄉裡去的時候，人家會問她：「喂，你揍了你那薄
悻的丈夫了嗎？你拔他那小媳婦的頭髮沒有？軋了窗戶沒有
？」而她呢，不光是沒有軋窗戶，而且還帶了裸麥餅當禮物
給他們送去。至於他們呢，他們把一小包東西塞進她手裡，
要她帶回來給小孩子；另外還給了她二十個盧布。

哼，他那年輕的新婦這會准在笑那黑裸麥餅了——就是
白的她也還得挑嘴呢……一個月四百五十盧布還吃這個嗎！
卡特麗娜站住了，好像要往回走似的。後來，不知爲什
麼她想起了卡提芽那瘦削的，細緻的小手，和她那不好意思
的，溫柔的微笑；便聳聳肩膀，在自己胸前畫個十字，又繼
續她的途程。

【註一】安得萊雅士卡，即安得萊的變音；俄國人常常
把對方的名字變長或變短，用來表示親暱。

【註二】卡圖玉莎，即卡特麗娜的親暱的稱呼。

【註三】卡特琳奴絲筋，也是卡特麗娜變出來的親暱的
稱呼。

本刊歡迎：

定閱，投稿。

欲知翔實消息者，請閱
欲讀公正言論者，請閱

北平新報

本報日出一大張。第一版爲國內要聞；第二版爲社會
及教育新聞；第三版爲國語、專載、學府、動向、文
化、報、各、種、通、信、及、其、他、短、小、精、悍、而、有、趣、味、之、文、字、；
四、版、爲、各、種、周、刊、信、計、人、間、像、每、週、文、藝、國、際、動、向、；
五、版、爲、現、代、婦、女、學、生、專、車、教、育、週、刊、等、七、種、；
六、版、爲、把、握、現、實、絕、無、浮、泛、不、切、實、際、之、空、論、。
定價零售每份二分，每月五角，外埠另加郵費一角。現
值本報創刊五週年紀念，**優待訂戶**，特定優待
辦法如下：

凡直接訂閱本報者，本市每月只收報費四
角，訂三個月只收一元，並於每星期日隨報附
送本報大同分社出版之「北新星期畫刊」，不
另收費。惟本報爲顧及各地分銷處之利益起見，對於
外埠訂戶，除報費照上述辦法辦理外，每月另加郵費一
角。畫刊費一角五分，其不願附寄畫刊者聽。
又北新星期畫刊一專刊西北名勝古蹟及西北各地農村
生活及建設情況之寫真，以五彩銅版印刷。凡非本報訂
戶，單購畫刊亦所歡迎。零售每份八分，訂閱一月三角
，訂二個月只收五角，郵費在內。報費先惠，郵票通用

社址北平和平門內絨線胡同一七七號
電話南局一六三三電報掛號六三二七

墨子哲學

周金

下流社會不但以自己的血汗和飢餓，建設了古代中國物質文明的江山，而且也以自己的血汗和飢餓，建設了古代中國精神文明最光輝的樓閣。支配階層攘奪了下流社會所建設的物質文明的江山，可是下流社會隨着自己創造物質的力量發展，同時也正鍛鍊着自己如何去佔取自己所創造的這個物質世界的力量；這種力量的鍛鍊，流露于自己的思想之中，而這種思想，當其再確切地和這種力量相結合的時候，也就成爲物質的力量。爲歷史的創子手所誇耀的中國「精神文明」，其實他們所謂「精神文明」，教忠教孝，那只是人民精神上的鴉片；而中國精神文明的真正代表，真正在人類思想史上留一不朽的光芒的，却是下流社會的代表者對於真實世界顛倒的揭穿，却是下流社會企圖重新顛倒這個被顛倒過的世界。這是支配階級思想的異端，這是對於傳統思想的反叛。在中國歷史上，首先揭起這異端思想的明鮮旗幟的，便是「兼愛」和「非命」的墨家。

名與實之公開的對立，第一次被墨子叫喊出來，這是一件不難了解的事情，莊子天下篇關於墨子的社會面目，曾表露得最爲清楚，「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其生也勤，其死也薄……胼無腋，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天下篇關於墨子的素描，實即墨子所代表的下流社會的素描。只有下流社會才能無顧忌地揭穿社會的對立，只有下流社會自己才能揭穿自己在這社會對立中的地位；作爲當時社會對立所表現的名實對立之被墨家所揭穿，正是這一個真理，而且能揭穿這種對立的，必然是這個社會層已存在有自己相當的力量，墨子非攻篇寫道：「……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不免攻伐并兼，則是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墨子這裏提出了與「名」對立之具體的「實」，同時又指出了名實對立關係之被當時支配階

級所顛倒，指出了「名」的被支配階級從「實」孤立出來，墨子重新把這名實對立被顛倒的關係，重新給予顛倒過來，墨經上說：「知：聞，說，親；名實合，爲。」經說上解釋道：「知：傳受之，聞也；方不慮，說也；身觀焉，親也。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名實耦，合也。志行，爲也。」這里說「知識」有三種來歷：一種是由于自身親切的經驗，一種是由于彼此的對照（經上：「說，所以明也。」），一種是由于傳聞。知識的真實，乃是名實的相符合，而名實的相符合乃是由于行爲，這是墨子哲學上最重要的提綱，因爲這提綱簡約地表現了：知識是外界的反映，這爲外界所反映的知識，以及其被加工而表現爲概念（名），必然與外界的實在（實）相符合，而人類的行爲則爲這種名實相符合的準繩。經下說：「知其所不知，說在以名取。」貴義篇述墨子的話說：「今瞽者曰，『鉅者白也，黔者黑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所謂「取」，也即是「爲」，即是「行」。盲目的人雖則他的口中會說出黑和白，但却不會從行爲中辨出黑和白，因此也就是不知黑和白。經上：「名：達，類，私。」經下：「名，物達也；有實必得之名也。命之馬，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賊，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實也。」實爲主，名爲賓；只有依賴于「實」的，爲「實」所反映的，與「實」相符合的，那才是真「知」，也才是真「名」；這種「知」，這種「名」，根據于行爲，經過「聞，說，親」而取得，同時也根據于行爲，經過「聞，說，親」而證明，從行爲中發現了名實的對立，同時也從行爲中發現了名實的统一。墨子中的「行，爲，取。」等概念，正如我從前說過的，是與近代「實踐」的概念相接近的，在這里，墨子關於名實問題的解決，也正與近代辯證唯物論相接近，爲近代辯證唯物論之原始的先驅。（從前我曾從胡適說，把墨經歸之別墨，最近讀梁啟超墨經校釋餘記，頗同意于梁氏關於墨經爲墨子自著和爲墨者最早經典之說，除梁氏所列舉的莊子天下篇所述墨者「俱誦墨經」及墨經文體簡約——其實即是思想表現的簡約——等例証外，如墨子修城門以下諸篇所述墨子之精密的科學知識，與墨經所包含之豐富的科學內容，也足以證明墨經當爲墨子自著之書，或證明墨經與墨子本身之最密切的關聯。）

名實問題，同時被墨子發展爲知行問題，而墨子也正具體而微地解決了知行問題。墨子把「行」看成第一位，把「知」看成第二位，由「行」而得「知」，同時「知」是爲着「行」。貴義篇述墨子的話說：「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不足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知」而不能在「行」中再現，「知」而不與「行」相結合，那就是賣弄口舌。「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兼愛篇）惟其是「知」是從「行」而來，則凡「知」必可用，（也即凡

知必可行)。墨子對於知行問題的解決，正如對於名實問題一樣，是作了唯物論的解決的，而且知行問題的解決，是給了名實問題解決一個最重要的基礎；也正因為墨子把名實問題放在知行問題的基礎上，（雖則是具體而微的），墨子的唯物論乃成爲世界古代哲學史上最珍貴的寶庫。「以裘褐爲衣，以跣躡爲履，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在社會壓榨下這種刻苦的，愁慘的勞動生涯，使他們接近了真實的世界，創造了真實的世界，因而體會了勞動的偉大，因而體會了世界的創造和改造不在於「名」，而在於「取」；不在於「蕩口」，而在於「遷行」。這與那種過着「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和「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的生活的儒家，完全是不相容的兩極。墨家所代表的方面，是「發出夜入，耕稼樹藝……夙興夜寐，紡績織紉……」；儒家所代表的方面，則是等待「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焉用稼？」所以，墨家方面是「起而行」，「摩頂放踵利天下」；而儒家方面，則只是「坐而言」，企圖以「正名」治天下。胡適和梁啟超諸氏對於墨子的知行問題，是做了許多的曲解的；梁氏說：「儒家以知行合一爲教，謂行爲須由智識生……」（墨經校釋七十四頁）；胡氏說：「墨子說單知道幾個好聽的名詞，或幾句虛空的界說，算不得真『知識』，真『知識』在於能把這些觀念來應用。」（胡氏中國哲學史大綱一五八頁）。胡梁都曾看到了墨子的知行合一，但却都倒置了這知行合一；胡梁以知識決定行爲來解釋知行合一，而墨子的知行合一，却是行爲決定知識，不了解墨子這點，那就不能了解墨子反對儒家之真正偉大的歷史意義，而且把墨子投到儒家的污泥中去了。

「行爲」是人類知識的根據，而「聞、說、親。」是人類知識的源泉。墨子之所謂「聞、說、親。」就是「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就是「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均見非命篇）。換句話說：「聞、說、親。」就是在行爲基礎上之感官的活動。經下說：「知而不以五路，說在久。」經說下說：「惟以五路知。」「五路」即五官，沒有不經過五官感受的知識，知識而不經過五官，只是說明那過去已是經過五官而知識的了，（關於經下「知而不以五路，說在久。」這句話，我覺得原文頗「辭不達意」，這種解釋，與原意該是相合的）。儒家的神秘主義，在這裏遭受了最致命的打擊；這裏沒有「生而知之」，沒有「至誠前知」，而只是率真的現實經驗。葉青認爲儒家「說認識要以外界的東西爲材料」，而墨子的認識論乃是發展了孔丘的「物質論的認識論」（葉著二〇二頁）。純粹是混亂事實的胡扯，儒墨兩家的認識論事實上是走上完全相反的道路的：儒家的認識論，是求之于內心（「忠恕」）；墨家的認識論，則是求之于外界（「耳目之實」）惟爲蒙蔽人民對於現實的覺醒，所以把知識化成神秘的玄虛；惟爲掙扎現實生活的轉換，所以只興趣着客觀切實的真理。惟其是

脫離勞動，依賴特權，認為社會根本要分別為上下，而知識只能為上流社會所有，所以必要把知識從一般人的五官割開出來，把知識看成為少數人的先天所賦予的；惟其是埋頭於勞動，從勞動中獲取了知識，體會了知識並不是神秘的東西，體會了知識必須經過五官，而不是少數人的先天所賦予，下流社會具有五官，因而下流社會並不排除在知識之外，先天的知識，這乃是特權階級寫照自己的捏造，而五官則為一般人所與生而俱來；特權階級關於先天的捏造，不能埋沒勞動人民五官的視聽，也正是不能扼止人民對於現實的覺醒。在這里，感官與非感官之爭鬥的社會內容，完全深刻地暴露出來，歷史上任何學理的爭鬥，絕沒有如葉青所描寫的「純學理的性質」，而葉青把這所謂「純學理的性質」來送給墨子，居心尤為卑污。（見葉著二〇五頁）

經上：「知，材也。」經說上：「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不必知，若眼。」（若眼舊作若明，此據梁氏改）。這里所謂「知材」，即知識的材能，也即指為人類知識的源泉——感官。感官是「所以知」的，沒有感官就不能知，可是感官也「不必」一下子能夠盡知，感官要接物才能知物。譬如眼，眼睛如不接物，就不能見物。人類的接物無盡，所以「知」也無盡；物是在發展，人類前接物也在發展，「知」也在發展。墨子當時的人都具有眼官，却都沒有見過飛機和大砲，而只見過刀劍和戈矛。在這里，墨子的提綱，是含有關於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的問題之內容的。經上：「知，接也。」經說上：「知：知也者，以其知遇物而能貌之。若見。」和物接觸，而能映寫出物的形態，這就是知；不和物接觸，因而也不能映寫出物的形態，那就是不知。「知材也」和「知接也」這兩個提綱，進一步地把墨子的經驗主義說明了。

可是墨子並不停限於感性的經驗主義。在經中，我們看到了墨子哲學的「由感性的認識到論理的認識」。經上：「恕，明也。」經說上：「恕：恕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這「恕」不是儒家內心衝動的「恕」，而是客觀事物法則之綜合的認識（「論物」）。由個別的感覺到綜合的思惟使得知識更明確化，更深刻化，這就是所謂「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墨家不會把思惟從感覺孤立出來，而是把思惟看成感覺的發展。沒有感覺，也就沒有思惟；感覺和思惟都是外界的反映，代表人類認識事物兩個發展的階段：感覺藉思惟而益彰，而思惟却首先來自感覺。人類從實踐而感覺各個個別的事物，又從實踐而思惟（了解）各個個別的事物之一般發展的形態。實踐結合了感覺和思惟。胡適認為感覺和思惟的結合，乃是因為「久」（時間）和「宇」（空間）的「兩種作用」（胡著一九二頁）其實這是錯誤的見解，而且也不是墨經的見解。關於久：經上：「久，彌異時也。」經說上：「久：合古今且莫。」關於宇：經上：「宇，彌異所也。」經說上：「宇

：家東西南北。」顯然的，墨經只是把時間和空間看成事物的兩種存在形態，它們客觀地存在於事物之中。胡適的錯誤，（正如一切觀念主義者一樣），是在於把這種事物的客觀存在形態，看成為主觀的「心知的作用」。沒有時間和空間，那末，宇宙事物的存在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就是說，那就是沒有事物的存在；所以，人類對於一切事物的認識，同時也就必發展為時間空間的認識，時間空間的認識，就必須根據於實踐，而不能代替實踐。人們從實踐中握取時間空間的觀念，而又從實踐中證明這種觀念之為客觀存在的反映。在這裡，也正是證明感覺與思維之為實踐所結合，而不是感覺與思維為時間空間的觀念所結合。

胡適曾提出「故」與「法」為墨家名學中的兩大概念，這「故」與「法」實即墨家具體而微的理性主義，為「恕」之具體的開發。經上：「故，所得而後成也。」經說上：「故：小故，有之必不然，無之必不然。體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不然，無之必不然。若見之成見也。」事情的原因成就事情的結果。總的原因，叫做「大故」，部分的原因，叫做「小故」。合許多「小故」而成「大故」；有一個部分的原因，事情不一定是如此，沒有這一個部分的原因，事情一定不如此。有總的原因，事情一定是如此，沒有這總的原因，事情一定不如此。「若見之成見」——梁氏解釋道：「例如見之所以能成見，其所需之故甚多：一，須有能見之眼；二，須有所見之物；三，須有傳光之媒介物；四，須眼與物之間莫為之障；五，須心識注視此物。此五故者，僅有其一，未必能見，若缺其一，決不能見。」可是墨家這個見解，也有很大的缺點：就是忽視了總原因中有一個基本的原因。同時忽視了一個部分的原因在某個瞬間對於總原因之有決定的作用。這實是由于墨家所代表的當時下流社會，還缺少自己一種自覺的積極決定的力量，去爭取自己歷史的前途之一種表現。

經上：「法，所若而然也。」經說上：「意，規，員三也，俱可以法。」胡適解釋說：「所若而然」便是「仿照這樣去做，就能這樣。」……「法」即是模範，這是墨子的一種理性觀念。可是墨子這種「法」的觀念，究竟還是被動的性質；墨家還只知道依「法」而仿照「法」，而不知道人類以依法而改造「法」，墨家這個被動的「法」，同樣地是表現了自己積極改造歷史的自覺決定力量之缺少。

當然不是說墨子絕望了自己歷史的前途，如果是這樣，那就沒有墨家哲學了。墨子從「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賤，詐必欺愚。」發現了社會的對立，墨子也正從這裡「枯槁不舍」，而企圖對於社會的對立為統一之解決——「強不執弱，富不侮貧，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在墨經中，我們看到了「二」，看到了「兩」的分裂，看到了「異：二，不體，不合，不類。」同時我們也看到了「同：異而俱于之一也。」看到了「同異交得知有無」。換言之，墨經不僅指出了一切事物的對立，同時也指出了一切事物之對立的統一。經下：「一：偏棄之。」經說下：「一與一亡，不與一在，偏去。」（本條文從梁氏校）。「兩一不並立；從「二」，而存此「一」，「即偏去他「一」。」這裡對立的解決，並不是調和，而是互相排擠的爭鬥。經上

「損：偏去也。」經說上：「偏也者，兼之體也；其體或去或存，去者損。」（墨經「兼」指總體，「體」指部分，本經說條文第二個「去」，據王引之之校改，梁氏依原本為「存」實乃曲解）的解決，只能或存或去，或發揚，或損削，而不能是二者並存，這里墨經說得很明白。經上：「動，或徙也。」宇宙不是固定的，而是在轉徙，在移動。舊社會秩序不會是永久焉。新社會秩序就會因轉徙而前來。經下：「一少于二而多於五，說在進。」經說下：「一：五，有一五焉；一十，有五二焉。」張惠言解釋說：「五析之則有一者五，是一少于二也。建（案當為進）一以為十，則有五者二，是一多于五也。」這裏不是如梁氏之所謂「鄰於詭辯」，而是數量與質量之互變的一種說明，而是事物存在之相對性的一種說明。「一」的質量轉變為數量的發展，這數量發展到五，成了「五」的質量，發展到一十，成了「一十」的質量。而「一十」的質量和「五」的質量已不是一樣的東西，「一十」的質量包含了兩個「五」的質量。「五」的質量包含了五個「一」的數量，「一十」的質量包含了十個「一」的數量；「一」雖少於二，但一經過了發展，却可多於「五」。事物的存在，都是相對地存在，現存社會秩序的存在，也就是相對地存在。墨家正把自己前途的希望，寄托於自己的辯證觀點之中。經下：「非半不薪則不動，說在端。」經說下：「薪半，進前取也。前則中無為半，猶端也。前後取，則端中也。薪必半，無與非半，不可端也。」「薪」即截取。關於這點胡適有一部正確的分析：「這都是說中分一線，又中分剩下的一半，又中分一半的一半……如此做去，終不能分完。」（胡著二四〇頁），事物的分析無盡，同時是反映當時社會歷史并不是終極。

墨子是原始的辯證唯物論者，而且這原始的辯證唯物論，在墨經中存在着相當具體的形式，可是墨子終不是歷史的唯物論者，墨子是缺少了歷史的觀點的，墨子曾提出了知行的合一，可是墨子並不是從歷史的觀點，提出了問題，墨子的「行」，不是歷史性的，「知」，也不是歷史性的。就如墨子的三表來說吧墨子說：「言必立儀，言而無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聖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非命上）誠然，這三表充分表現了墨子的經驗主義，可是墨子只能引古以擬今，却不能據今以反古，第一：墨子不知「古者聖王之事」，已屬于過去，而現在却非過去，所以「古者聖王之事」，與現在已遠，不可等量齊觀，第二：墨子不知人類的知識究竟是進步的，今人的知識可以比古人正確，而古人之是否正確，正應以今人的實踐來試驗。墨子的唯物論，就是在這裏，遺下了最大的罅隙，而且從了這個罅隙，給鬼神開拓了門戶了。

墨子由唯物論者變成了宗教家，同時也正把自己辯證的觀點固定化了，墨子從史籍上採取了關於鬼神的傳說，作為鬼神存在的證明，而却不能以自己的實踐，來擊碎這些傳說，墨子說：

「吏治官府之不潔廉，男女之為無別者，有鬼神見之；民之為潘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孫詒讓

說：「退」是「逐」之詆，逐通禦。」，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之……

「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強，勇武堅甲利兵……」

「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無大必罰之。」（均見明鬼）

誠然，這個操縱賞罰的鬼神，只是墨子社會階層自己虛幻的化身，只是墨子自己的社會階層企圖從被支配的地位翻身為支配的地位之虛幻的構想。他們想把自己的力量，轉變為鬼神的力量，使「富貴衆強」者低頭于這鬼神的賞罰力量之下，然而這陰間鬼神的力量，究竟只是表現了這陽世「被抑壓的生者之嘆息」，而不能真正地改造陽世的現實。這種的嘆息，又正是表現了墨子所代表的社會階層當時還不能組織自己真實的力量去爭取壓迫的解脫；表現了他們還沒有對於自己力量可以改造一切的自信心，「宗教的艱難其一是現實的艱難之表現，同時另一又是對現實的艱難的抗辯。」（嘉爾：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導言）這裏得到了一種具體的說明。

由墨子的明鬼到墨子的天志，墨子說：

「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勝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度以度之。」（天志上）

墨子把自己社會階層的意志轉變為天的意志，換言之，墨子之所謂「天志」，實乃墨子社會階層的意志之寫影。天志何欲何憎？墨子答說：「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天志中）墨子企圖叫天下之人以自己社會階層的意志為準則，企圖依照自己社會階層的意志製造一個「食飢息勞，持養萬民……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的天國；企圖使天下之人都放在自己的法度制裁之下，只有「貴」和「知」者可以最後地正天下，「天為貴，天為知。」「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之正天子也。」墨子的社會階層企圖把最後的「貴」，最後的「知」，從天子，三公，諸侯，大夫，士，移歸於「天」，即移歸於自己虛幻的化身；把天子，三公，諸侯大夫，士對於自己的裁判，轉而受自己虛幻的化身所裁判。「天」變成最後的權威，即墨子企圖把自己的社會階層變成最後的權威，「順天之意」，便「得天之賞」，「反天」之志」，便「得天之罰」。

墨子的明鬼和天志，在具體方面，表現為「尚賢」和「尚同」的主張。墨子說：「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則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尚賢上）墨子在這裏，表現了自己具體的不安分，他們居然宣布自

己也。想要權力。孔子說：「惟小人與女子爲難養也」，這里却實在地是表現了他們的「難養」，他們居然可以宣稱「官無常貴，民無終賤。」在儒家中，「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乃是天經地義，而墨子却不客氣地要叫勞力者「治人」，這實在是代表了一種反叛的叫喊，墨家的企圖叫勞力者「治人」，和儒家的「治人」完全相反；他們之所謂「賢能」，實質上乃是「農與工肆之人」的代表。他們的從政，不是「使斷獄不中，分財不均。」而是爲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可是，墨家的「尚賢」，企圖使自己得從政，決不是想憑藉自己行動的力量去取得，而只是企圖憑藉聖王或「王公大人」的提拔，這里，表現了當時那社會階層還不能真正地實現自己的權力，表現這種權力的擷取，還只是一種空想。

可是問題還不停在這里，「尚賢」是依賴于聖王或「王公大人」的提拔，而聖王或「王公大人」又依賴于誰而建立呢？墨子在「尚同」中給了我們一個答覆，墨子說：「……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亂者，生于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已立，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一而明知，故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墨子的政治組織的見解，不是民主集中制，確切說來，只是一個集中（即是「尚同」——「上同而不下比」。）天子和三公的選擇，不是由於萬民民主的選舉，而只是由於「天鬼」的指定，墨子說：「……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淫佚而措之也，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這里表現了墨子政治組織的綱領，同時也表現了墨子政治組織之終極的統系，政治組織之最後建立者乃是「天鬼」，惟其是這「天鬼」只是墨子自己社會階層之虛幻的化身，所以墨子的政治組織，在現實上，也只終局於虛幻。

墨子哲學，在具體方面之最偉大的表現，還是關於「兼愛」，「非攻」，「非命」，「非儒」，「節用」，「節葬」，「非樂」諸問題的提出。在諸問題的提出中，表現了當時勞動人民之悲苦和憤怒，表現了當時勞動人民對於出路之慘痛的掙扎。在「兼愛」問題中，墨子提出了社會上的「兼」與「別」的爭鬥，所謂「別」，就是「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欺賤，詐必欺愚。」，就是「萬民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所謂「兼」，就是「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欺賤，詐不欺愚。」，就是「萬民飢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均見兼愛篇）支配的無流社會，以「別」制「兼」，而以墨子爲代表的被支配的下流社會則是企圖以「兼」易「別」。墨子要求一個否定階級的無階級社會，要求一種「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的統一社會。「兼愛」的學說，不但表現了當時勞動人民之博大的懷抱，而且是表現了當時勞動人民之掙扎的意向。

墨子的「兼愛」與一切法利賽人的偽善有嚴格的分別，墨子的「兼相愛」即是「交相利」；不是「交相利」，那便不是「兼相愛」，「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惟其是不交相利，所以也就是

不交相愛；不交相利，所以有「強必執弱，富必侮貧。」的榨取和攘奪的存在；有榨取和攘奪的存在，所以有「亂」的存在。「兼相愛」是名，「交相利」是實。墨經上說：「義，利也。」，正因為這里之所謂「兼愛」，包有「相利」的內容，「兼愛」才成爲被壓迫者的叫喊。

墨子的「兼愛」發展爲「非攻」，「兼愛」和「交相利」的反面，乃是「虧人自利」(即榨取，即攘奪。)，而當時諸侯將的「攻伐并兼」，正是從「虧人自利」的基礎上出發的。「攻戰」只是爲了當時支配者的貪慾，而直接受創痛者，即爲勞動人民。「今師唯母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母廢一時，則百姓饑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居處之不安，食飲之不節，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非攻中)；……若使中與師，君子庶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紉，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非攻下)」。支配者驅逐勞動人民自相殘殺，第一，是人民在戰役中的死亡，第二，是人民農工業的摧毀，所以，墨子的「非攻」，並不是偽善的人道主義，而是勞動人民爲自己利益的要求，「非攻」是「兼愛」一個具體的說明。

惟其是企圖改造現實的社會狀態，企圖改造自己所處的現實的社會地位，墨家才否定了命運。「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雖強硬何益哉？」這些話正是對着儒家而發的，也正是給自己社會階層一個新生前途的鼓吹。儒家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墨家則以爲強硬不息，地位可以移易。「……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不敢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紉，多治麻絲葛緒，捆布縵，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這正是表現那社會階層之朝氣的力量。

墨家非儒篇曾痛快淋漓地昭示了儒家之法律賽人的面目。公孟篇又簡約地指出了墨墨兩家幾個基本的不同。「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爲不明，以鬼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爲棺槨，多爲衣衾，送死若徒，三年哭泣，扶然後起，杖然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爲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矣，爲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爲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若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關於第一項，事實上並不是儒家不信天鬼，而是不信墨家的「天鬼」。墨家的「天鬼」，乃是下流社會之虛幻的化身，而儒家的天鬼，乃是上流社會之虛幻的化身，這兩個天鬼的利益是衝突的，這兩個天鬼的衝突，反映了塵世兩個社會層之衝突。

墨子的「節用」，「節葬」，「非樂」等學說，只是墨子社會階層真實生活的素描，這些學說都是反對儒家的，然而其實質，不是從原理出發，而是從生活出發，這一點最要明白。墨家的學說，是現代我們，已充滿着自信力的跳躍，家的學說所能說明，是值得後代的我們拿來向世界誇示的。可是無論如何，墨家的學說，是過去的我們，已充滿着自信力的跳躍，堅實地踏進了展開了墨子的「遷行」的道路，從事於偉大的歷史之解決。

新文字專頁

現階段的學生運動和新文字的推廣

木克

現階段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特性是在牠和整個的民衆生活的改革聯繫着，結成着一個統一的鬥爭過程。

受了長期的帝國主義的侵略與統治者的壓迫和剝削的中國民衆，生活上已陷于極度的困境，他們知道要求生活的改革必需摧毀一切壓迫他們，束縛他們的勢力。當前的日本帝國主義的血的洗禮和無耻汗奸的欺騙行爲，使他們知道他們內外的敵人是兩位一體，儘量的在摧殘他們的生活，危害整個民族的生機。生活的解放跟民族的解放是不能分開的。只有把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視爲同一，把自己的陣營統一起來，對準着日本帝國主義和汗奸的亡國陣線進攻，粉碎這個亡國陣線，才能徹底的完成大衆生活的解放和民族的真正的獨立，因此這次的鬥爭是整個人類生活解放的鬥爭，是歷史將由此轉過一個完全不同的階段的激烈的鬥爭。這個鬥爭替我們預約着美麗的未來。

學生運動如果離開這個鬥爭，就沒有牠的前途，牠只是這個鬥爭的開端和推動，因此牠一開始就被課與了喚起民衆

組織民衆的任務。可是我們得進一步的研究，爲什麼學生運動的任務是喚起民衆，組織民衆，而不是別的什麼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得指出：在課與這個任務的時候，必定先有這種事實即民衆還沒有醒悟，散漫無組織，有覺醒和組織的要求和可能性；學生羣衆有幫助廣大民衆的解放運動的必然性，他們有完成這一任務的力量。

在帝國主義的國家里：一方面資本家爲着要抬高生產技術增進生產力，把勞苦的工人羣衆的文化水準也提高了。工人羣衆得到了自己的文化武器，便容易瞭解自己的生活，容易覺醒。一方面工廠把成千成萬的工人聚集在一起，共同工作，過着同等的的生活，使他們能很明顯的覺着共同的利害，自信着自己偉大的力量，很自然的團結着。可是半殖民地中國就不然了：一方面，民族資本不能抬頭，勞苦大衆失去了覺醒和組織的自然條件，農民們橫的方面生活範圍太小，除了自己的鄉村幾乎不會到過別的地方，除了自己的親戚和族人幾乎不會接觸過別的人，再加上獨立經營的性質，就

使他們太過于計較私人的利害，同時看不到自己的階級力量，因而散漫無組織；縱的方面，意識的變動沒有生活的惡化來得快，傳統的舊觀念還是很深，不但不易覺醒，而且易受欺騙。一方面黑暗勢力的長期壓迫和愚民政策的施行，使他們的覺醒和組織更不容易，雖然生活條件迫逼着他們要求覺醒和組織，可是他們還沒有覺醒和組織，却把這兩件事留下來課在這次學生運動的肩上，這是半殖民地大眾生活改革特有的現象。

民衆的生活以及當前的民族危機已經迫逼着他們，使他們必然的要求着醒悟和組織，雖然在實踐上有很多困難和阻力，但是只要我們加以主觀力量的克服它的由可能性到現實性的轉變，是有客觀現實的根據做它的保證的。

學生羣衆大多數是小有產階級的，帝國主義末期的深刻而普遍的經濟危機，空前的農村破產與失業的激增，使這個階層很快的崩潰下來，和勞苦大眾走着同一的命運。全世界革命勢力的高漲，國內矛盾的尖銳化與矛盾的積極方面的偉大力量的表現，使他們意識到個人的出路只有跟民衆在一起才有可能。長期的亡國的，奴隸的，麻醉的教育，和他們的生活隔絕，對他們的實際問題一點也沒有解決，不得不使他們痛恨，他們有着靈敏的感覺濃厚的愛國心，當前的嚴重的國難，汗奸賣國賊勾結××帝國主義出賣整個華北的事實，使他們深刻的感到誰是民族的敵人，誰把中國弄到這樣的地

步。他們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於是他們發動了暴雷似的學生愛國運動。可是實踐很快的教訓他們學生本身沒有多大的力量，只有聯合廣大的民衆才能徹底的完成民族的解放，然而在勞苦與飢餓，欺騙與壓迫之下的大多數民衆還沒有醒悟，全體的民衆還沒有組織，因此他們第一步的任務就在喚起民衆和組織民衆。同時也確信他們有力量盡這種任務。爲什麼呢？一來他們的知識高，知道得比一般的人深刻，二來學校的生活形成了他們自然的團體，學生本身的陣營很快很順利的就可以組織起來鞏固起來統一起來，有這樣的二個條件就可以完成上面的任務。

適應這樣的任務，新文字的推廣就成爲學生運動中一件必要的工作。民衆已經受盡了生活的慘痛，受盡愚騙和壓迫，覺醒的客觀條件已非常成熟，只是爲了半殖民地所特有的許多困難，使他們還不能深刻的了解自己生活窮困的根本原因，不知道自己的力量的偉大，看不到必然的勝利。爲着要克服這些困難，民衆必需有自己的文化武器，尤其在這愛國高潮飛漲而愛國運動的受摧殘和受壓迫加甚的時候，民衆更應該建立自己的文化武器，而唯一能給與民衆文化武器的是廣大的學生羣衆，推廣新文字這件事在學生運動中成爲重要的課題，也是半殖民地中國現階段民族運動的特性。我們應該每一個學生都負起推廣新文字的責任，全國的學生團體應該一致地有組織有計畫地在喚起民衆組織民衆的實踐過程中

把新文字的推廣完成起來，民衆的文化武器是建立在民衆解放的鬥爭過程中，牠加強這種鬥爭的力量。

再論『的』字的寫法

歐陽凡海

——答北調三卷一期辛丹君的意見——

我總以為書寫的文字比起說話來不容易誤會。這是因為我把書寫的文字當作這種理解的緣故：

1. 書寫的文字必定和上下文組成有機的關係。我們有時拿一句書寫的文字當作例而暫時算作不知道上下文，那是爲了研究與說明的便利之故；事實上，沒有那句話是從半空掉下來的，就是把感嘆句與呼叫句仔細分析起來，也有別的意思當作發出那句話的原因和那句話的去意的。

2. 書寫的文字及其上下文都是以一定的記號保存着的，不像說話那種不知其下文，而上文也容易忘記。

事實上，說話中的上文、普通不會有連續五句以上被聽者記住的；人家總是聽過就算了，不會預料到會有那句話忽然發生問題，而一遇到想把那句話發生的話加以研究的時侯，同時就會使說者停下說話，我們就不會明白他的下文，而他上文的許多說過的大意我們雖然記得，可是要考察他上文一字一句所表現的正確意見，就非記得他每句話的每個字音不可了，而這是不可能的，我們和別人口頭辯論的時候，

常常會遇見這種情形的，尤其是辯論的對方假如不誠意，我們特別感覺到不能把他口中所說的每個字都記下來的痛苦；而在用文字辯論的時候，我們同時也知道不管你的文章寫得如何精密，假如從文章中割取某一段或某一句，故意不和上下文聯繫着理解，也還是可以解釋作和你的原意不同的意義的。

所以把一句話當作是與上下文有關聯的東西來理解是非常必要的。法國，德國，舊俄時代的許多詭辯的哲學家是知道這個秘密的，所以他們常故意把唯物論的許多論著加以割裂，而後施以曲解與侮謾，這技巧，中國的自由文藝理論家同樣的在玩弄着。

所以我覺得辛丹君所說的藉聲音與手式的幫助畢竟不見得比藉上下文的幫助更爲妥當，就是書寫的是不會比口頭說的明白些的。

有些支離破碎的或者是發達得不完全的語言，固然是非藉聲音與手式助幫不可，有些甚至不用語句，全靠聲音與手式表意或表情的，但『老王和老李的爸爸都是我們的朋友』這句話本身並不是一句發達不完全或支離破碎的話；中國的語言雖然不很週密，不過也並不至於與上下文聯繫着也不能理解真正意義；而不用語言，全靠聲音手式表意或表情的現象，當然又是另一範圍的問題，而我們現在所討論的當然是正常的語言。

辛丹君主張把『老王和老李的爸爸都是我的朋友』這句話寫成 *Lao Wangdi xǒ lao Lidi baba dū shì wǒ de péngyou*，就是在『老王』後面也加上一個『的』字，他自以為是把這句話的意義弄清楚了，而其實只要把這句話放在上下文的聯繫中，這種顧慮就是不必要的了。比方『老王和老李的爸爸都是我的朋友』這句話一點也不必藉聲音與手式的幫助，只要上面有一句『我雖然不認識老王和老李』就成爲『我雖然不認識老王和老李，老王和老李的爸爸都是我的朋友』。那不是很明白了麼？至若看了第三和第四句上文那是更加不必說了。或者我們假設『老王和老李的爸爸都是我的朋友』下面有『所以老王的爸爸也和老李的爸爸是好朋友』，這樣一句，那我們怎麼會把『老王和老李的爸爸都是我的朋友』這句話誤解作『老王自己和老李的爸爸都是我的朋友』呢？我們假使把這種與上下文聯繫着便意義很明白的情形也一定不顧，而硬要在『老王』之後加一個『的』或『的爸爸』，那就不很好看了。而我們所說的『老王和老李的爸爸都是我的朋友』這句話本身是一個例，而例的本身是把它當作與上下文有關係的存在的，就是當作例而舉出的這句話的意義我們假設它因上下文的關係而有一定的，就是不管這句話單獨存在如何意義不明白，我們是假設它是在上下文的聯繫中，意義已經明白了的。所以我們這裡所成問題的就是去決定這句當作例而舉出的話和被這例所代表的同類的話，在寫法

上應用那類一類的形式；這不如個一果而當這例妥類的語句是確實有的，那不妨另外舉個例，至於這個例的意義明白不明白，是否應該把這句話另外構造或加入別的辭句，實在是另一問題。如果這個例所代表的那一類語句在文法構造上全是不完全的，那麼我們的問題就不成立了，這才能轉到辛丹君所注力的改造這句話的問題上去。如果是那樣，我沒有話說。

我們很知道『的』字前面加一短劃與否，對一句的意義可以增加明瞭的可能，却並無決定作用的；發生決定作用的是這句話的本身或者詞與字母，短劃的作用不過是使一句話的寫法更嚴密些就是了，『去年和今年的情形不一樣』寫作 *Kyuan xǒ ginián-dì cingxing bu ijāng*，我覺得並沒有什麼多餘之感，如果只說明白不明白，那麼我們就是把『他到了上海的時候』寫作 *Ta daoliao Xianxaidi shou* 又何嘗看不明白，所以問題不在這裡。而硬在與上下文聯繫之下的意義很明白的『老王』後面加個『的』字，倒確實是多餘的，而且更不見得比加一短劃更爲便當些。

關於辛丹君的第二點意見，我覺得可以讓大家詳細些。究後再說，因爲不直接與語根相接的副詞語尾並不多見，問題也就可放鬆點了，現在是關於『的』字可當作指示詞而獨的問題。辛丹君說 *Wo shuo di de shuo di* 是由動詞變成的動詞，應該寫作 *Shuodi*，跟英文的 *Participle* 一樣，就

speaking, I spoken 是一樣的。這未免太牽強了一點。I speaking 可以理解作『我正在說』，也可以倒過來理解作『在說話的我』，所以 speaking 是一個形動詞，因為它可以倒過來形容主詞。但『我說的』這句話只可以理解作『那句話是我說的』或『我說過那句話』，却決不能倒過來理解作『說話的我』，就是不能用『說的』拿來形容主詞『我』，所以『說』二字怎麼也不會是一個形動詞的。至於 I spoken 那樣的話在英文中我從來就不曾遇見過，究竟可否與『我說的』相比，我不知道。

我把『我說的』的『的』字當作有時間性的指定意義的，是因為我是把這句話當作一個完全句，就是把說的當作完整的 Predicate 來理解的，辛丹君舉的

1. Uun shenmo shou, wo shuodi xua ie buxui ioncno (無論什麼時候，我说的话也不會有錯。)

2. Wo zianglai shuodi xua ie buxui shu cuodi. (我將來说的话也不會是錯的。)

3. Womn chdi mior kyduo sh cung waiguo lai—di. (我們吃的米有許多是從外國來的。)

三個例和 Wo shuo di. 並無半點共同之處，第一，第二例中的『說的』，和第三例中的『吃的』都不是獨立的 Predicate，而不過是一個單純的動詞形的形容詞（這才是形動詞），這種形容詞的時間性或其他性質當然不能由語尾的指示，而是由一句中別的部分規定的，而 Wo shuo di 則不然，這句話中的 di 字顯然是獨立地指示出一句話是『我說的』，所以它不和別的形容詞語尾一樣；而是獨立地指示

shuo 這一個動詞的時間性的，就是說，這個 di 為獨立的 Predicate 的動詞 shuo 發生時間作用，可指示助動詞。

這種獨立的指示性質的 di 字，普通常在句末，但中間也很不少，比方『促進這些誤謬的改正的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句話中的第二個『的』字顯然不是形容詞語尾也不是副詞語尾，更不是所有格語尾，因為『的』下面是一個 Predicate，而不是所有格，形容格與副詞格的對象，而促進這些誤謬的改正的『更』不是什麼 Adjective phrase，以這句話也應該寫成這樣的：Chunging zesie umia—ti gaiging di sh xiexuzhuzhi di xianshezhi.

但在這地方的第二個『的』字不是指示助動詞而是指示代名詞，因為這一句中的 Chunging zesie umia—ti gaiging di 是 Subject，而這 Subject 的成立是全靠第二個『的』字的指定才有着落的，所以這個『的』字不但是語尾，不但應該獨立，而且是真正的 Subject。因為這『的』字下面實際有『東西』二字已被省略去，所以這『的』字實際是有代替『東西』二字的性能的，而『東西』二字就等於 Predicate 中的名詞『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所以『的』字是當作指示代名詞把『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先行指示出來的 Subject。也許有人要說『的』字原來是形容詞的語尾。只看被形容的『東西』二字被省去就可明白吧？其實不然，因為『東西』二字不省去時，『的』字固來可以是單純的形容詞語尾。但『東西』二字一被省去，『的』字若再不獨立起來當作指示代名詞代替『東西』，那這 Subject 就很難成立了。

本刊文字非經
允許不准轉載

盍 旦

第一卷 第五期

二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主編兼發行人：

管 舒 予
齊 燕 銘

出版者：

盍旦月刊社

印刷者：

和平印書局

代售處：

北 平

知行書店（西單商場）
新智書社（東安市場）
景山書社（景山東街）
藝風書店（西單商場）

天 津

天津書局（天津英租界二
十六號路）

上 海

上海雜誌公司
生活書店
上海聯業雜誌公司

徵稿簡約：

- ① 本刊各欄均歡迎投稿，字數須在一萬以內，長篇不收。
- ②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掲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 ③ 投稿刊用與否，恕不一一函覆；稿件除在三千字以上而預先聲明並附足額郵資外，概不退還。
- ④ 稿件一經登載，每千字酌奉稿費一元至五元，刊出後，通信發給。
- ⑤ 稿件登刊後，版權仍歸著者；惟本刊編集各種彙刊亦得自由採入。
- ⑥ 本刊對來稿得酌量增刪。
- ⑦ 來稿請寄北平西城大柵欄南安里一號盍旦月刊社。

定價：

國內及日本：

期一角

二元二角

廣告刊例：

（全頁）（半頁）（四分之一）

底封	六十元	四十元	二十五元
封裏	四十元	廿五元	十五元
普通	三十元	二十元	十元

創刊號

宇宙風萬歲！
毒品化的「瘋話」
從一國文試卷談到
中學國文教學的問題
喉痛
林講演

張獻忠究竟殺了若干人
給榮的信
趙老太太的認識論
蒼蠅
詩三首
馨粟花
左琴科小說二篇
悼巴比塞
普希金的寫實主義
公孫龍子的哲學
士君子
讀「讀詞偶得」
夏
李笑庵

第一卷：第三期

讀韓侍術的文學評論集有感
關於孫傳芳和施劍翹
諾貝爾和平獎金停發
邊索里尼忠實的朋友
浮世繪
寒曉
夜的浮雕
阿木靈與癩三
去年今日
從藥店死人說起
詩四家
論自由
蘇聯的兒童藝術教育
平常的事(蘇聯·捏維洛夫)
瓜田之夜
論藝術之評價的客觀底標準(日本·藏原惟人)
關於宋元明的小說理論
關於宋元明的學術思想

盍旦

燕少白
汪士
若士
舒予
王余杞
夏雍
孟超
汪少白
舒予
李仲毅
梅雨非
丁鈞
孟鈞
周金

要目

第一卷：第二期
我們要自由，同時要自由的保障
談全運運動會
辯主與題材
寫什麼？
街頭藝術家
雨話
正名
老龍
給阿比西尼亞
不羈的狼
冬夜的狼
從說文研究中所認識的貨幣形態及其他
弗理契主義的批判
納巴斯圖派的文藝觀
西晉田賦制度

第一卷：第四期

歐陽凡海
汪少白
若士
舒予
丁鈞
西非
丁鈞
舒予
于非
若士
亞泉
迎一九三六年
關於華北的非常時期教育問題
櫻之寮
錢唐江潮的故事
馬(林林譯)
寫歷史和做歷史
隨筆(侯毅譯)
批判的現實主義(烏生譯)
斯太哈諾夫運動(凡海譯)
哈別
普希金詩兩首
摸索
關於創作技術(林林譯)
尼采及柏格森的思想與近代思潮(銘玉譯)
評郭沫若講「中日文化之交流」
若少白
汪士
亞非
舒予
趙直
德莊
梅永
紀德
高爾
西禮
大西
舒予
丁鈞
孟鈞
彭鈞
高爾
高爾
周金